

97.451
5339
5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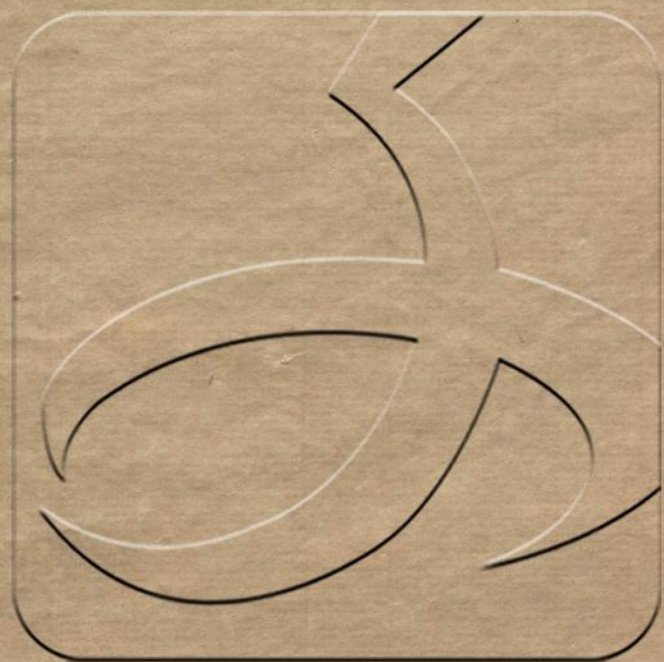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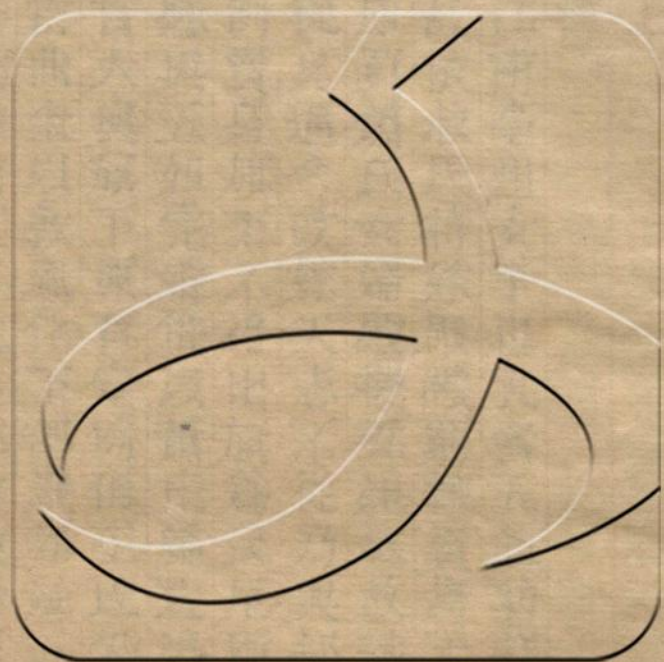
53

留溪外傳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iffen Company 200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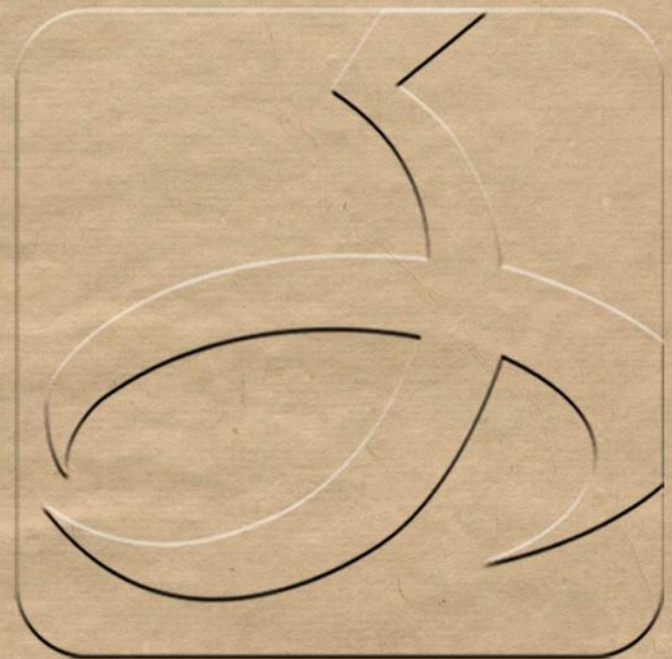
留溪外傳卷十

苦節部上

王節女傳

王節女江南亳州女子也乳名五姐幼許字同里李殿機年十二
父母雙故依叔氏待嫁殿機窮餓賣身于鑲紅旗擺牙喇厄爾庫
爲奴爾庫買蕭氏女婦殿機五姐叔故織絛自食年三十四而殿
機不歸從兄逼令改嫁矢志不從乃與鄰人范一魁匍匐至京訪
殿機時例賣身旗下不得出旗爲民厄爾庫重五姐節義不責殿
機身價聽與五姐完婚併以蕭氏歸之鳴之部侍御史阮爾詢亦
上言在官人與旗下原有定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其志
可嘉所當曲全以敦風化下部議部疑五姐與一魁同行恐非全
璧令穩婆遞驗尙處子也遂准放殿機蕭氏爲民與五姐完聚仍
令母家資給之議上

制曰可



外史氏曰誠哉夫子之言也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今天子蕩平三逆憫四方勞瘁亟以德綏天下而天下咸以德應若五姐一魁所謂村夫村婦耳一以荆布釵裙持寒霜操而矢心不二一以異姓疏屬挾少女行而完身無故彼豈讀詩書講禮義者哉入旗者無為民之事既買殿機復買婦婦之乃尚義捐價併捐買婦破例全節絕無勉強如厄爾庫者豈功命在前刑罰在後哉良由上有以道之也

姚節婦傳

姚節婦吳氏明浮梁令姚宗舜之妻也宗舜字定水嘉禾人由明經為令有異政性狷介端方不肯詔事上官殘害下姓時饒郡守出權相門擅作威福每出令多騷害閭閻宗舜憂形于色節婦勉慰曰君讀書之士宜法先賢以愛民為心慎毋容說津要暴茲黎庶遺穢去後也若不見容當解還印綬吾夫婦蔬食菜羹亦可終老何必富貴云宗舜益強項抗之守怒中以他事左遷遂挂冠歸

閉戶著書不問世事家政悉節婦操井井有法崇禎中流賊四起海內陸沈宗舜身雖處江湖然心憂君國竟成痼疾臨卒猶咄咄言賊何時得平節婦年甫二十六遭變哀號悲慟誓欲與夫俱去復念遺孤年僅七齡無人鞠育而左右力勸因以不死然卒不御鉛華長齋繡佛屏絕人間事矣及孤出就外傅節婦心雖篤愛然教之甚嚴每授卷機杼下一鐙相對丙夜遙遙稍有怠色即加箠楚泣謂曰爾當念先人早棄勉勤學業以繼先志今若此是欲使爾母重負先人于地下耶至孤兒頓首流血然後已甲申國變崇禎殉宗社傳言李賊竊號節婦聞之乃呼天號泣曰吾先人憂賊而亡吾寧忍戴髮含齒于賊氏之朝耶遂毀齒截髮為尼結廬山中經年枯坐不越戶限者數十年而卒壽七十五

外史氏曰余昔南游江右舍浮梁者半載餘邑父老多追道姚侯德政言其夫人尤能佐之廉愛又云浮梁故產磁皿比屋皆陶郡守發錢三百貫責造精品十萬事餽權勢計值十之一耳姚侯苦

之夫人力沮止令陶家供所值者俟雖由此得罪去然邑民受惠非淺矣嗚呼夫人寧獨節義云乎哉至一聞李賊之篡卽不忍戴髮含齒于其朝而毀形爲尼貞烈之氣充乎兩閒矣

辭節母傳

節母范氏山東高密人將軍辭謙若受益母也幼貞靜端淑笑語不妄發數歲事二親如成人里中俱呼爲女孝子及笄歸辭以恭順稱家貧操井臼勤緝績以佐夫子里中又有孟光之譽無何辭以疾卒母號慟不食欲與夫俱死姻婭力勸之曰汝方有身邀天幸誕一男則辭氏有後其賢于死者遠矣奈何欲效匹婦之爲諒哉母由是不死旣而舉男子子母大喜曰吾夫子不死矣卽自起爲兒洗沐焚香祖祠頓首于主前曰辭氏得一孫男矣然家益貧母晝夜操織緝勤女紅以供饘粥孤旣壯挾弧矢游四方母晝則倚廬而望夜則焚香禱天曰先人僅此一綫使得早建功業爲先人光則感且不朽也後孤以軍功授秩嘉禾迎母于署母則慙慙

懇懇勵之廉勤曰毋上負國家下負士卒也故孤能立名節潔己愛下不受軍中一錢隨參閫軍以平八閩功授世職副汀州總兵官皆以清白著及秉鉞潮陽軍民臥轍留者數萬人抵任尤勵廉節皆母之教也母

封一品夫人來年丙子壽九十矣鶴髮童顏步履益健三軍之士樂母之賢皆願其二三百歲云

外史氏曰余曩游閩時隸將軍幕下得覩太夫人顏色其慈愛迥異尋常游于門者多加之嘘拂故士多樂歸將軍而其教將軍也曰清曰慎曰勤曰愛士而已以是將軍清名著海內誠哉賢母也

朱節婦傳

節婦鍾姓海鹽邑庠生朱某妻都督朱銓達母也幼讀書通大義及嫁以恭順稱甲申朱某聞李賊篡位毀巾衫焚書籍嘔血數斗而死時銓達方孕節婦哀慟幾墮及產撫而泣曰嗟乎爾何不幸背父而生耶及長親自授書寒暑不少懈旣授室游武庠領己酉

鄉薦乃曰吾分內事畢矣遂閉廬奉佛甲寅逆變銓達請從軍征
閩節婦曰逆賊背恩作亂不久撲滅此正爾建功立業時也速行
毋怠時賊勢甚張人情惶惶家人皆勸止勿聽竟遣行未久逆敗
銓達以功晉都督授漳霞守備始服母讎銓達一受官節婦即遺
書曰爾父有明一諸生耳未嘗食祿也一聞君變即吐血而死雖
非殺身成仁然其心惓惓大義不可泯也今爾出身科目受
國恩做四品官當圖報效慎毋殘虐士卒腴削行伍喪敗名節所
轄千夫須人人視為骨肉飢寒勞苦一與共之庶可少酬君父萬
一若貪殘驕逸必至敗亡而辱祖先吾不忍見也果爾吾惟有白
組三尺先從爾父于地下耳慎之慎之由是銓達在官頗稱職後
遷汀州游擊迎事于任一聞鞭撻聲即大呼曰若輩得毋冤乎吾
兒慎勿草率苦若輩也故士卒犯法當笞皆呼老太太銓達亦多
為末減初節婦夫亡二十年中哭泣無間以故損一目然年至七
十猶能作蠅頭細楷字法道整無一筆潦草七八歲時即愛繪事

尤喜寫松竹梅其姊問曰阿妹甚意味只管寫此三種答曰妹愛
其耐霜雪傲歲寒耳父固名甲科聞其言即知他日必有節操雖
在孩提以成人目之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予與銓達從軍閩海每侵曉見其向日長跪作鬼語雖
同賊對壘亦然余怪而問之曰吾有老母在求天默佑耳即具言
母氏苦節狀余感思先人相對泣下後接家報每示余皆出母手
辭語侃侃反覆丁寧清慎勤三字焉嗚呼可謂賢母矣

林節婦傳

節婦姓董東甌永嘉人前崇禎朝少詹瑞安林增志貳室也幼端
貞性喜讀賀江夏女訓及笄明經史有賢淑聲增志嫡室趙早亡
無嗣趙父因女言撫董歸之年十九值國變增志棄家為僧其庶
長子婦素悍妒知董孕患育子分其產強之嫁節婦怒曰婦道從
一而終不以存亡易志况宮詹為國守義吾豈不能為宮詹守節
乎且林門三代皆守節而吾敢貽先世羞遂毀容為誓以刀帛自

隨示必死婦大懼議遂寢既而舉男子子喜曰吾志成矣以有子則浮言不得復起也乃視兒如命兒幼多病一不食卽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然後無恙及長授之學名曰揆孫復以行序更名某瑞安濱海壘遭寇盜家業蕩盡節婦以機杼爲生教子甚嚴每篝燈課讀躬自辟繡雖隆冬沍寒戶外雨雪交作猶淒然相對不少假借每出必命老蒼頭相隨察其交如與士君子往來則喜形于色或偶與浮薄相接輒令長跪提以大杖然中心愛之卽投杖涕泣終日以故其子弱冠卽成名士所交皆端人而門多長者車節婦常脫簪珥佐酒食數十年不倦也節婦律身甚嚴雖居半畝之宮而親鄰婢媪罕聞睹其音容待下甚寬家中老幼悉敬愛之其視子婦尤憐愛每其子省父或游學遠方嘗經年不歸則姑媳聯牀笑語相歡如母子初增志爲賊所困家僮利其賞僞報主已被害請節婦自裁答曰吾必待親收宮簷骨旣而增志脫歸家僮遁去時年十七卽抱從容就義之志如此及增志爲僧卽

棄絢綺屏腥食一切宴會皆不與或強之曰飲酒非婦人事況同于未亡人者乎終謝絕之余昔從先夫子探雁蕩山水詢東甌故明遺事其鄉父老盛道林氏一門節義余侍聞甚詳及閱兩浙全志載增志三代苦節而董未及恐久而沒之故爲傳

外史氏曰余幼遇閩古古崔兔牀二父老于鄧尉梅花下得讀董節婦上夫林少詹書稟辭婉意深驚歎久之疑出好事者之手安得巾幗中有此有心之傑又孰知其當豔陽桃李之時凜守有夫之寡字有父之孤拮据卒瘞以至成立又如此哉於戲可以接林氏三世之貞芳矣

平節婦傳

節婦無錫龍山隱者何尊素女義士平若衡妻孝子平德清母也若衡幼有賢聲尊素愛之乃以女許字及若衡失母家貧無應門童婢又遠就外傳常經月不歸祖母年高殘處尊素卽遣女奉事年十二有淑德事祖姑甚謹祖姑多病常徹夜不寐慇懃湯藥經

旬累月無怠色也夫婦雖在髻鬢中然相對以禮無兒女子態結
襦後益相恭敬祖姑喪茹素不食鹽者期歲其後父母及舅相繼
而歿居喪皆然及夫亡則終身素淡矣其當夫變日家無十金之
儲三黨又無可倚重者撫二孤授室二女適壻皆煢煢一手所拮
据機杼紡績雖祁寒盛暑未嘗少休以故年甫四十卽髮蒼蒼目
茫茫而齒牙動搖若六七十者節婦持己甚嚴終歲不易窺戶雖
比屋鄰嫗亦稀望見其顏色吳俗尼媪女冠多往來村墅中與大
小家婦人交雜謨喟尤數從寡婦人游至節婦一概謝絕平居無
笑容及長子德清以孝聞次子德澆以文鳴交游皆江左知名士
乃怡然喜曰吾今日始可告無愧于先人矣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平節婦夫亡無十金之積殫力機杼撫孤成德求之古
來巾幗中亦不多得者也至夫亡茹淡數十餘年尤人所難嗚呼
此女中之鐵漢也

陳節婦傳

此傳龔廓園爲
先慈作附入

節婦陸姓江陰廩膳生員陳士芳之妻也士芳字采湘少有才名
年廿七科試金陵卒于闈無嗣節婦矢志守節父母欲奪其志然
見其悲哀甚切終不敢言也及舅卒事姑日謹節操愈勵且善哭
其夫哭必極哀至老如初喪之日姑死遂長齋奉佛未嘗偶一出
戶順治間海賊入寇其家近江族中老幼俱遁惟節婦不去婢媪
請避之曰吾已處之矣若等速行毋我顧也蓋其室中預貯蘆帚
數百灌以硝黃室外積松枝數千束寇來則舉火自焚故勿去也
及寇至值大風舟不得泊故獲免節婦善持家頗有餘積比鄰有
從姪名鼎新者富而貪多方求繼嗣勿許銜之遂思謀害夜半挾
刃穿窬而入卒見金甲神人扼之于穴進退不可大呼驚節婦命
婢鑽火燭之其姪不得已以實告達旦尙困窟中力掙不得脫節
婦憫之焚香再拜代爲乞命始得出年八十餘以疾而卒
外史氏曰得天地之正氣者天地必默佑之故忠孝節義之徒其
精神恆與鬼神通往往于阨窮之時多呵護之此無他正氣相感

然也若陸氏不避寇難誓死一室矣而風即濟之逆姪行刺死莫逃矣而神即困之誰謂天道遠耶人何爲而不爲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也哉

項節婦傳

項節婦吳氏徽郡歙縣人幼有淑德事親至孝長適同邑項德輔其族妹適德輔從子志震俱以恭順稱志震早卒妹即自殺以殉鄉黨稱其烈而妹亦有妹風崇禎甲申德輔賈于廣德遭兵變而死節婦年二十三聞計哀號亦欲自殺念遺孤僅三齡一女方二歲又遺腹待生死則諸孤無所託乃勉自活無何族有利其產者強之嫁節婦怒曰吾妹夫亡自殺爲項氏光吾因有孤不能死爲吾妹辱矣乃敢失節重爲吾妹辱而貽項氏羞乎即挾刃示之曰敢有再言嫁者吾拌與俱死族人懼謀始寢然猶百法困擠之終不爲動乃矚節婦歸室則踰樓入盡攫其貲并摘諸奴婢身劑竊還之于是奴婢皆叛去節婦家遂貧既而遺腹生女值歛亂盜入

室罄劫并掠孤以行時節婦伏爨下聞盜欲劫兒去乃突出奪兒盜手且號且踊曰項氏惟此一塊肉若挾以往是絕先人之祀也所有願悉將去但還吾兒不然吾母子願請俱死盜憐而聽之盡脫其衣帽行盜平即遭歲饑斗粟直一緡節婦晝夜紡績不足給日止買米一甌供孤兒自與二女則煮豆湯和藜藿爲飯或悼其困勸以二女義養他人一意衣食孤兒節婦泣曰女子雖賤然先人遺體俾幼失教訓婚嫁不得所則未亡人罪益深矣卒困苦教養之成立擇壻字焉卒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吳氏妹無子故決烈就義姊有子故矢志撫孤雖一死于五十餘年之前一死于五十餘年之後有先後之不同要之于義則一也嗚呼爭爲項氏光矣

殷節婦傳

節婦歙縣殷達光妻處士江象武女也幼聰慧數歲父母命之讀書若內則女訓諸篇一過目輒成誦稍爲解即通大義既長每覽

古節烈事輒流連慨慕想見其人父暗奇之知他日必非尋常婦也年十七歸遠光以柔順稱事舅姑盡其道處妯娌容色愉愉舉男子子一而遠光卒節婦拊心泣血欲與俱念舅姑在堂有子則守之義遂屏鉛華絕腥食矢志終身不二然哭其夫未嘗一日輟至老如初喪也姑久疾必倚人乃成寐家又中落伯季皆遠賈江淮閒內無應門節婦日操井臼勤緝統夜為姑代隱囊角枕者經年不怠遺孤稍長勉之學畫荻和熊備極辛苦舅姑卒三年喪哭盡哀于是節孝之名四著而家益落矣父母憐之乃迎歸母死代綜家政門以內肅肅雍雍歷二十餘年如一日遺孤既壯為娶婦生孫皆出其十指所拮据也卒年五十有七

外史氏曰節婦年十八夫亡食貧撫孤四十年風淒月冷黃鶴悲吟較之子卿十九冬更久而更難矣嗚呼

沈節婦列傳
沈節婦吳門義士顏佩韋族女構李沈道隆妻也有淑德年十六

歸道隆越七年而道隆故遺孤方六歲瘠田二畝草屋兩楹內外蕭如而節婦矢志守節父母宗人憂其家貧子弱委曲諷之嫁者以百數不聽節婦擅姿色善蠶桑里中多豔之欲婚者不一人百計謀之終不可得崇禎末歲大凶填溝壑者纍纍節婦日齧草根樹皮乞食于野以饋兒其苦益甚而其守益堅無何里中惡少有謀強焉者夤夜攜雞酒以往當新月在天衡宇岑寂從門隙中窺節婦一燈相對神色怡然惡少大喜謂可弋而得矣然足未敢就也少焉節婦聞戶外有足跡聲顏即渥然而丹須臾與顧見其影忽抽衣而起有白光從兩袖間出將霍霍逼人知為向所懷霜刃也惡少大驚逸去咋舌不能語于是鄉黨聞之謀婚之念遂絕節婦當大禮之後瓶無顆粒惟勤苦力作十餘年家稍裕即為孤授室後生孫男三曾孫男亦三卒年八十餘

浦節婦無錫邑庠浦上虬妻東林理學先生秦大音族孫女也上虬早卒遺孤僅五歲家本素封族人利之乘海賊入寇糾黨罄劫

秦氏訟之官族人乃構無賴者數輩輾轉告訐百法困擠凡四閱歲不解吏受賄欲徇之陰使人諷曰若苦矣若宗族皆豺狼也眈眈于若非一日矣勢必久累若訟致若死盡吞若財若死何益不如讓之以息若輩念氏知吏指乃告曰先人遺業死不敢讓若輩欲致吾死吾久欲拌一死以報先人所以不即死者以三尺孤無託耳爲民上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蕪蘊崇之惟恐滋蔓以害嘉穀若夫縱惡助虐使善者不伸其如綱紀何爲我告令尹必欲曲斷吾雖婦人然心雄丈夫誓當手刃若輩而後自殺以鳴吾冤于地下矣吏聞之悚然乃直其訟氏當內外交証又遭水旱潦臻家道日落惟日夜勤機絲工織組爲孤延師授書業稍振卽爲孤授室繼游太學以資格應選縣貳乃歎曰今而後未亡人之擔可以弛矣遂謝家政舍館弄孫數十年而卒

呂節婦者梁溪高忠憲公從曾孫女前丁丑進士高世泰彙旃先生孫女諸生高莒生節培女也明末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倡學東林天下翕然宗之學者漸染其教皆沛然興起立志爲忠臣爲孝子爲義士卽婦人女子亦多以節烈自許顧高祖先以理學自任而其閨閣至今猶能以義自守如呂節婦生于禮門幼有淑德貞靜沈默不苟言笑六歲讀女訓孝經諸書過目便知大義卽動止以禮自閑家人皆敬愛之雖在孩提日以成人十八歸同邑諸生呂靳頤事姑嫜以孝聞無何靳頤以力學攻苦致疾早卒節婦年二十哀痛幾絕不食者七日誓欲與夫俱去其姑諭之曰爾夫死數也今爾不節哀順變其如衰姑老母何節婦始勉飯殯于室誓與夫同葬遂撫姪承祀授室析產曰吾事畢矣遂大歸于高初節婦夫亡卽棄絛綺屏腥食不與宴會矣及反母家獨居一室閉戶足不越限者十餘年忽白芝產于中庭莖大如斗而本高數尺婆娑如擎蓋人以爲貞節之感云

外史氏曰有明東林之難作而社稷隨之以亡論者多咎君子疾惡太嚴致激禍亂固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然當其盛時深山窮

谷村夫愚婦皆靡然嚮從若顏佩韋者販夫豎子流耳挺然以義自奮乃至殺身罔惜迄于今遺風流澤垂六七年猶未墜而其家婦人女子淑其德而感發者往往焉嗚呼學之不可不講也

計節婦傳

計節婦黃氏名淑貞吳郡吳縣儒者黃長齡次女也幼貞靜沈默寡言笑性樸素至孝及笄字同色庠生計天培崇禎甲申李賊犯闕崇禎殉社稷東南鋒鏑四起天培死于難節婦避亂于鄉聞計哀慟絕去者再已而歸葬結廬墓側日夜號泣月餘奉天培主于室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極哀母憐其幼且家貧無子心計嫁之然見其悲哀甚切不忍遽出諸口也久之密令戚姆輩以微言婉諷節婦知其意卽剪髮斷指誓不二天父聞之大驚謂其母曰吾女識大義不可奪其志也遂寢鼎革後累遭凶歲家益困節婦日夜織組以給饗殮事舅姑極其恭敬夙興夜寐未嘗少怠二十年如一日焉後撫姪爲嗣主天培祀幼投學長授室一切脩脯婚娶

之資皆出節婦一手拮据無他藉也自十六歸天培甫半載而後今已六十二矣郡守聞而嘉之乃表其門曰節孝黃氏之廬

外史氏其士大夫漸詩書之教深聞禮義之學熟然後能安貧賤持氣節不爲富貴奪苟非其人未有不心搖搖而移之矣黃氏以十六齡之女子結褵方六閱月耳乃能操志于貧窶之門處困窮而不辭甘荼苦而如飴嗚呼可謂巾幗丈夫矣

胡氏雙節婦傳

胡氏雙節婦者歙縣吳維綱二女也幼貞靜性孝事二親姊姊爭盡道甫垂髮里中諸姻姪皆嘖嘖稱二女孝二女行坐立皆端嚴不苟又相愛逾尋常家姊姊及笄字同里胡光善胡光裕昆季二婦事夫也俱以恭順稱及事舅姑妯娌又爭盡孝舅姑大說每對戚屬卽誇詡二婦曰吾家二婦事吾夫婦爭盡孝此吾家大祥瑞也吾家必發跡久之鄉里姻姪無一人不稱二婦孝謂其家必發跡無何光善以力學故得疾遂不起妻慇懃侍湯藥晝夜不解帶

不交睫者九十六日而光善卒妻哀慟幾不生未幾而光裕亦以疾卒光裕妻號痛呼天絕去者再舅姑力勸之姻婭來慰者以百數始稍解然二婦之痛哭其夫也一倡一和無虛日矣鄰里戚屬爲之傷心咨嗟歎息謂天道之無知也舅姑憐二婦少微露再醮辭二婦聞之卽斷指勢面誓不二天光善妻年十九而夫歿卒年六十六光裕妻年二十一而夫歿卒年七十有六

外史氏曰世之所謂瑞者珠玉錦繡金帛阿堵耳殊不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爲家國大瑞也胡氏一門雙節瑞莫大焉又何珠玉錦繡金帛阿堵之足瑞乎而世人懵懵反謂天道無知何哉

遼陽李節婦傳

李節婦前朝寧遠伯成梁之孫女也成梁世將家父子皆持節鉞鎮遼陽甚有威望節婦未及笄而父故家事零落昆季星散遺節婦與其母居陋巷以縫紉自給遼瀋之俗同姓而不同宗者俱得爲婚姻以故節婦適李氏子曰廷鼈廷鼈戰死無子節婦年十九

自以公侯家女不肯墮家聲誓死勿二家人莫能奪及我

太祖皇帝定關東兵民雜沓凡少壯無妻者有司命以嫠婦配無敢違者節婦聞之毀容斷髮以死自誓一軍皆爲感動遂得全于是節婦依其從子月桂長齋繡佛胸前懷其先世所遺寶刀一長二尺許未嘗須臾離也謂其從子曰死卽以刀殉我吾將與之俱存亡矣每清夜獨處抽刀橫鏡下光奕奕射人目窺者悚然月桂事之惟謹曰此吾家女宗也敢不恪事乎卒年八十餘

鄭節婦列傳

鄭節婦歙縣鄭良槐妻也父黃泰以處士隱居天都耕田鑿井終身農夫不與世俗交女七八歲卽知孝事二親如成人及笄歸良槐善事舅姑以孝聞一邑年二十六而夫以疾卒矢以身殉有身

將產舅姑止之曰儻得一男汝其撫之則吾兒死而不死矣奈何
輕生絕嗣乎乃不死及生女舅姑給以男卽抱哺乳母家至六歲
始知爲女復痛哭自經者再家人力救得免于是舅以次子子爲
之後婦遂撫之成立母慈子孝人不知其不出于腹也卒年七十
餘同邑同時又有黃氏者方世綬妻也年二十四而夫喪孤方數
歲立志撫之家貧力織經以奉舅姑姑先卒婦事舅如事父舅不
知無子也舅疾篤號天乞命願減己算以增舅壽乃焚香再拜禱
祝竈神割股和糜進舅飲之病立愈舅復活二十年始歿婦清節
五十四年而卒或曰兩黃氏姊姊也

外史氏曰兩黃氏青年喪夫撫孤事親以孝以慈若合一轍可爲
一門光矣

江氏雙節婦傳

江氏雙節婦者儀真縣博士弟子員江九皋妻程氏及其姪徵妻
汪氏也九皋先世居歙州祖應全有孝行以鹽筴起家揚州遂徙

居焉程氏幼貞靜有至性早失恃事後母孝及并歸九皋善事舅
姑九皋博學通文章數困棘闈遂閉戶著春秋宗旨四書說約以
刻苦故得疾早卒節婦年二十六號慟欲與夫俱死念遺孤方三
歲無所託妯娌力勸乃不死家貧力織經以奉舅姑菽水承歡曲
盡子道舅歿姑老且多病節婦侍湯藥扶臥起勤澣濯徹夜不寐
者累月姑病革泣謂節婦曰嗟乎今欲與新婦永別矣新婦事吾
二老三十餘年如一日以節婦而兼孝子誠良苦矣我何以報新
婦耶遂卒節婦哀痛幾不生既葬涕泣無虛日于是鄉里有孝婦
之稱汪氏歸徵年二十七而徵歿無子汪矢志殉夫程氏勸之曰
汝方有身儻產一男得延宗祧何可遽死乎汪始不死旣而生女
汪哀痛不食又欲死程氏復勸曰死無益也死而無後先人餒矣
何如請繼以續禋祀庶乎鬼無怨于地下也汪乃撫姪爲子相與
事女紅以撫二孤延師嚴課皆成立

外史氏曰吾聞江氏先世多苦節婦應全高祖元亮曾祖明祖佐

三
佑父巖龍俱歿高祖母黃曾祖母鄭祖母宋嫡母方生母萬四世
五婦皆青年守節撫襁褓兒或遺腹子以至成立至其孫曾孫又
歿兩婦操寒霜志字藐孤而得成立嗚呼賢婦人何多萃于江氏
一門哉

孫氏雙節婦傳

孫氏雙節婦者盱眙縣貢生孫佩妻陳氏妾賀氏也陳幼性孝七
八歲事二親卽能如成人及笄歸于佩以恭順稱事舅姑尤能盡
道數年無子乃爲佩納賀爲妾賀婉順亦有淑女風嫡庶歡相愛
如姊妹旣而陳年二十五舉男子子一方彌月而佩卒立志撫孤
誓不二天時賀年十七陳哀其少也諷之他適賀泣曰夫人母以
妾爲賤也妾雖賤志欲與夏日爭烈奈何于從一之義敢背叛乎
願侍巾櫛于左右以終老幸夫人毋以他言穢妾清白之耳也陳
曰吾憐若少患鮮克有終耳賀曰夫人不信請馘耳劓鼻以爲徵
急持利刃陳遽起奪去乃已自是二接一意撫孤操織紉勤緝績

夙夜不怠及孤稍長卽勤之學後孤以文鳴淮南補博士弟子員
二婦卒年皆七十餘

外史氏曰世風不古結髮夫婦朝死而夕去室者多矣況侍妾乎
陳固節矣賀亦絕無而僅有者也嗟乎若賀者可與夏日爭烈矣
吳節婦暉氏傳

節婦武進人處士暉璜之女丹陽縣諸生吳少伯貳室也少伯少
有文行三吳士大夫多重之年三十餘無子求妾于暉暉素賢少
伯卽以女字之旣歸有淑德與嫡甚相愛年二十一少伯卒暉號
痛欲以身殉姻姪力勸之不得解嫡曰奈何汝方有身儻天不絕
我吳氏得誕一男以續禋祀則幸莫大焉今若此則吳宗絕矣先
鬼其餒乎願少延以待如其不幸而生女焉死未暮也于是暉乃
不死旣而舉男子子暉大喜卽以孤爲命又明年嫡亡三年不雨
瘠產悉荒催科迫急家益困力織紉以給及孤稍長卽勤以學訓
之甚嚴平居不少貸以聲色攜刺課讀非漏盡不肯休以是孤年

少卽以詩文鳴大江南北稱名士焉憚年六十九而卒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遭凶荒三年之久家無贏餘之積又乏姻族
之助熒熒一身以撫幼孤可謂難矣然節婦視之甚易卒撫孤成
立以詩文鳴世噫是亦女中丈夫矣可以紅妝目之乎

朱節婦劉氏傳

節婦山東高唐州明經博興縣訓導劉錄女也幼端莊貞靜及笄
字同里都御史朱美先子生員丕祚以賢淑稱年二十一丕祚以
疾卒號慟欲死長妯氏李太安人力勸乃已無子一女甫三月矢
志守節撫孟伯光祚子緯爲嗣以產悉主伯氏屏鉛華長齋繡佛
及女笄歸長山諸生吳長榮長榮清白吏後家貧或勸治廩以贈
節婦勿許曰毋以貨驕吾女俾其恪事貧家庶幾爲賢婦乎卒以
荆布嫁及三伯昌祚巡撫浙江四伯弘祚宦游京邸皆挈眷行畱
節婦事姑姚太夫人甚恭朝温夕清怡然一孝子也及三伯遷北
直總制便道過里哀節婦志予以千金節婦悉畀孟伯營其姑葬

餘以授緯曰此承吾先人之後者也與以治產計日後烝嘗卒不
分女女亦不求年五十餘有以舉節典告者節婦卻之曰詩書舊
家守節其常但求無愧吾心而已焉用旌爲卒不許今年六十一
矣初節婦有婢名有姐者鄒平張氏女也幼遭歲凶鬻于節婦家
及笄欲配以夫婢涕泣不食欲死節婦怪而問之不對固問之乃
對曰婢自幼爲人聘定矣望求原夫從之節婦大驚異卽遣人求
之果然已有妻矣婢曰卽有妻亦願遂從一志其夫以家貧不能
豢兩妻固辭婦誓死靡他願侍節婦以終老又十餘年而以疾卒
康熙壬申三月也

外史氏曰世俗婦人愛女也甚于愛子有子而暱其女者多矣乃
節婦明大義以先人後爲重視嗣子若已出且不欲以貨驕其女
何其賢也歟至婢也亦矢一盟不改之志竟守貞以死蓋親炙節
婦之教深矣哉

王節婦李氏傳

節婦山西澤州儒士王中彥妻隴西處士李景明女也幼端莊貞靜言笑不苟事二親能盡道垂髫母氏卽有孝女之稱年十七歸中彥廟見畢卽屏濃鮮棄華飾勤女紅操井臼提甕出汲有古孟光風奉舅姑至孝婉容愉色下氣怡聲克誠克敬待妯娌雍雍穆穆如同懷姊姊未嘗有疾言遽色事無巨細委婉商量期于必當而後已于是三黨皆稱曰賢婦中彥家世業儒父煥颺以書香期望中彥甚切中彥仰承父志攻苦力學忘其勞瘁生女子子一甫二歲而以疾卒婦哀慟絕去者再不食者累日夕誓以身殉姻婭勸之以百數皆勿聽舅姑泣慰曰汝方有身儻誕一男則吾兒有後雖死猶生必含笑于地下矣奈何輕性命重貽二老憂哉于是節婦從舅姑言始勉活未幾舉一男子子節婦喜曰亡人有後未亡人之不死可以自慰矣乃矢志柏舟與孤相倚爲命節婦之母氏皆憐其少從容諷之他適節婦垂涕謝曰吾有子可守有伯可依況從一之義素所熟聞敢隕越乎旣而復以微言聳節婦大怒

拒之如讐絕不與通者歷數歲舅旣衰老姑又長病臥牀第者十年伯中立業蹇遠出妯氏又多兒女累節婦勤定省侍湯藥扶臥起經年累月未嘗或怠舅卽世痛哭如喪父姑歿椎心泣血終喪未嘗一見齒而葬祭以禮節婦又實多贊襄焉及中立監稅揚州欲挈之任節婦曰伯旣遠宦舅姑邱壟誰其祭掃願守故土以司春秋乃謂其孤桂蕃曰廣陵人文之地必多賢豪長者汝可偕伯往擇明師親益友求進學業以繼先人之志則母之願也汝其勉旃遂促孤行而節婦獨與女居未幾女殤伯聞之悼節婦伶仃孤苦不無倚閭望兒之泣乃遣使迎節婦至揚俾其母子相依無參商之感桂蕃善讀書通經義中立卽爲輸粟入成均俾觀光上國以慰節婦又爲之娶婦越明年生孫男一節婦大喜日含飴以弄不意遽染沈疴竟以疾卒聞者悼之

外史氏曰節婦幼能事父母垂髫有孝女之名長能奉舅姑姻婭有賢婦之譽及夫亡矢志撫孤舅不得奪可稱孝且節矣奈何方

有含飴之慶未邀錫命之榮而遽辭塵濁以去彼蒼者天曷其極哉吾不能不致慨夫天道之難問矣

濟南節婦列傳

長山縣節婦李氏諸生孫士良妻年二十而寡撫一歲孤至成立壽七十九而卒長清縣國學張樂進女董夢奎妻年二十五而夫故撫三歲孤至成立卒年九十八肥城縣王凝妻諸生羅國員女年十八凝卒撫一歲孤至成立年八十九而卒萊蕪縣元名儒妻田氏年二十一而名儒卒家無餘石儲舅年八十躬耕以事克盡子道撫一歲孤成立卒年九十有六泰安州楊光庭妻房氏年二十四而夫故撫一歲孤至游庠年七十九而卒同堂妹適諸生安衍年二十七夫故撫兩歲孤成立卒年九十五濱州張宿龍妻龐氏年二十五而夫逝無子家貧拮据奉姑以孝聞卒年七十九雷化羅載惕妻諸生蘇夢玉女也年十九遺孤方三月舅姑年俱七十家貧無寸土婦晝夜紡績易粟以給自食藜藿撫孤成立卒年

九十八同邑同時李如珍妻主簿張貞女十四于歸十九夫亡舅姑皆八十遺孤方一歲守節七十年壽八十九而卒蒲臺王田妻李氏年二十六夫故守志六十年卒年八十六康熙壬申歲也肥城尹宿光妻平陰明經傅起巖女也年二十八夫故遺孤僅一歲志欲殉夫兩自經俱救甦不食五日舅姑慰之曰從死固婦道奈垂白老親襁褓孤何始進食事舅姑盡道歲凶乏食自齧草根木皮日績麻易甌粟飯孤供誦讀孤入庠乃得息肩苦節七十年壽九十二而歿德州任明翰妻諸生謝君前女年十九而夫故撫一齡子至成立年八十九而卒同里鄒騏生妻諸生陳希周女年十八夫亡孤方一歲矢志守節課孤舉諸生以文名山左孤又早卒遺孫方數歲婦泣血傷心每向隅咽淚至姑前則強為歡容姑歿哭無虛日課孤以文學顯守節七十年壽九十八而終同州廩庠王朝鼎妻諸生劉三傑女二十四歲夫亡無子事舅姑至孝舅亦先卒撫三歲幼叔如己出歷七十五年壽九十九而歿同里陳

懋醇妻諸生張鷟翼女十八夫亡撫遺腹孤至成立卒年九十八
又有梁氏趙養泰妻十九夫亡撫孤至八十九而歿利津紀大坤
妻生員于遇春女二十九夫亡守節至九十九而卒長清馬之敏
妻路氏肥城人二十九夫亡守節至一百九歲而卒淄川韓茂寅
妻吳氏十七夫亡撫一歲孺成立年七十八而卒
外史氏曰濟南諸節婦皆青年守志白髮完貞茹檠咽冰吞霜齧
雪或七八十年或五六十載較之文信小樓子卿沙漠更久更難
其精靈豈不與天地常存哉

兗州節婦列傳

魚臺節婦陳氏韓一龍妻也年二十三而寡矢志守節撫孤至十
九又亡遺孫方一歲婦撫之成立補博士弟子員年九十八而卒
郟城諸生張承詒妻楊氏年二十三而承詒故撫遺腹子入庠爲
名諸生年九十八而卒府學教授滕縣孔尙炳女適諸生呂贊韶
年二十六贊韶故遺孤林鐘甫一齡婦撫之成立卒年八十五城

武孟尚志妻李氏年二十四尚志亡守節六十五年而卒子名孫
浩妻張氏曹縣人也年十九而孫浩卒上奉孀姑下撫腹孤歷七
十九年而終孫長庚妻李氏年二十九長庚歿守節歷六十年而
卒鄆城節婦周氏黃國化妻也二十七歲夫亡課三子俱游庠年
九十九卒城武節婦張氏邑庠張躍女諸生潘九鉉妻崇禎戊寅
土寇破城潘氏舉家遇難九鉉戰歿于陣婦以歸寧免聞信尋屍
刃下仗節不辱身被數創投水不死守節撫三歲孤游庠卒年八
十九弟九錫亦戰死妻李氏立志撫孤爲名諸生卒年亦八十五
陽穀郭體仁妻陳氏十九夫亡守節撫孤七十九而卒滕縣生員
張養氣女適同學李灼年二十七灼死矢志撫孤卒年八十一
外史氏曰十一節婦皆紅顏鵲寡白首完貞具冰雪之腸操金石
之節者也精靈應與天地同其長久矣

曾節婦傳

節婦揚州弟子員曾士昌妻士昌爲前嘉靖朝襄愍公銑之曾孫

妻乃處士陳蜀樵女也蜀樵尚氣節鼎革時合門戰死止遺女歸
士昌有淑德事孀姑蔣至孝姑亦少寡年八十三臥病不起婦手
承遺穢日飲湯藥晝夜侍側未嘗少怠疾革時呼婦語之曰吾久
病牀第新婦飼飲食除穢惡不解衣不交睫者兩年餘真能竭力
事我矣我無以報汝願他日孫新婦亦若汝之孝順耳言訖歛歔
而歿婦大慟哀毀骨立三年喪無日不哭其姑也于是鄉人皆稱
曰孝他日士昌遭家難貪令利其財繫之獄欲文致其罪婦走上
司愬其冤御史聞之奏其事下吏乃得白然家破矣而士昌又以
疾卒婦熒熒一身諸孤皆幼家無甌石儲而矢志守節日勤女紅
以自給夜則操緝績督諸兒讀漏深腹飢相視而泣嚴寒無被與
諸兒相擁以臥曉霜初降河冰漸堅時皆格格不能動日爲饘粥
一釜凝成劃爲數塊分飼諸兒婦常終日忍餓如是者十年五男
皆成立

外史氏曰古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予謂節婦亦然不能孝其舅

姑烏能節其良人哉若曾氏婦者可稱孝且節矣

劉節婦傳

劉節婦三韓劉振公妻也姓李氏儀真人幼淑順有至性能以孝
事其父母劉賈于揚業鹽筴卜居通州聞李氏女賢乃委禽焉既
歸以恭順稱能相夫子以義數年家道昌成素封而劉竟以疾卒
婦矢志守節又能訓子以義方節婦性好施予常傾篋以周貧乏
歲出貲收乏食小兒餉之于育嬰堂者不一而足每冬日倩衲子
于通衢炊薑湯以煖行旅寒夏月點涼茶以潤道路渴皆行實有
利益于人之事不特誦經修齋飯僧塑相放生喜捨而已也久之
以好施故遂中落然樂善不倦人有求之者必脫簪珥以應家人
或尼之婦曰吾哀其窮餓而來告我以我爲可告者也吾安忍拂
其欲哉卒不輟然業日益衰姻婭受其惠者多憫之往往相對泣
下而婦怡然也常語家人曰爲善不終不如勿爲吾惟訓吾兒以
爲善行吾善以助吾兒之善而終吾身云爾其他何足恤哉其志

如此

外史氏曰婦人苦志已難矣况輕財好施而能以濟貧乏周窮餓
爲心至于脫簪珥而不倦者乎噫若李氏者可謂僅見者矣

汪節婦張氏傳

節婦姓張名啟歛縣處士汪汝萃少室也幼端淑貞靜及笄賢聲
聞于里汝萃無子聞其賢納幣求爲妾年十九而汝萃以疾卒無
出嫡王與之素不相能啟矢志守節母憐其少倩姻媼從容諷之
再醮啟堅拒不從姻媼曰主人無後嗣子縱成立有嫡在與若無
與也守此何名乎又不從母乃商諸舅將強之啟大慟欲自殺以
明志母自是不復敢言未幾嫡亡啟茹檠飲冰拮据卒瘞以字嗣
子楫啟四十楫舉博士弟子員有聲江淮間一時稱觴爲詩文而
壽啟者皆名下士于是啟怡然自喜召曩之姻媼告曰此諸君爲
妾而來者也主人有後于妾豈無與哉女不二天義也非爲名也
汝曹謂我守此無名今日聊以相正耳眾皆歎服節婦性嚴厲不

輕笑語動止皆以禮自閑家人望而憚之未幾以疾卒

外史氏曰婦人有子不能自守者眾矣况妾乎况妾而無子者乎
乃其矢志不二從一而終嗚呼氣節凌霜雪矣然聞其嗣子事之
甚孝可謂得所報矣

溧陽朱節婦傳

朱節婦姚氏者同官里朱安妻也安父邑庠生侍文生安方數歲
卽約昏于姚六禮未及將而侍文卒母徐甘貧撫安年及弱冠而
忽得惡疾乃遣媒氏謂姚父母曰吾兒得疾矣未可以爲昏也若
女年已及笄其他許乎父母諾之女知誓死不二其母倩外媼婉
語之曰若與朱家兒僅一諾耳未通雁幣不成爲婚姻也且朱家
兒得惡疾何以偕老又貧不能自給烏能娶若哉女不聽曰見之
婚媒妁言之父母諾之久爲朱氏婦矣何曰不成婚姻夫婚姻之
道一出父母之命生死以之况惡疾乎兒志已決幸媼無復多言
也旣而姑又倩老嫗說之女又不聽乃出其紡績所積貲六金託

嫗昇安資昏禮贅入其家事夫甚恭念姑孤苦晝夜織紉易金遺姑以資薪水三年安又卒母氏勸之嫁婦泣曰兒幸有身儻得男朱氏之脈未斬也兒死不敢奉命未幾舉男子矢志撫之母氏又逼之乃別業一廬迎其姑以居奉養十餘年而卒竭力以葬親族無一人助者今子能復已成立云

外史氏曰婦人慕金夫者多矣況貧而惡疾者乎乃姚氏堅一盟不改之志如山岳之不可移非天資節義烏能至此哉且其事姑竭力經十餘年而不懈誠可謂節且孝矣

于節婦傳

節婦江都宜陵里儒者薛蘭嶼女幼貞靜幽閒有古淑女風及笄字同邑郡博士弟子員于羹粥大佐事舅姑以孝謹稱待妯娌怡怡閭閻未嘗有疾言遽色也舉三子一女大佐以攻苦得脾疾久臥牀第婦侍湯藥伺飲食晝夜不懈者經年甲申三月李賊陷燕京莊烈皇帝殉社稷大佐聞哀詔至痛哭不輟疾益劇至五月五

日而卒婦哀號動天幾不欲生念遺孤孟方十二歲仲季俱襁褓舅姑年高無託乃節哀遂屏腥食棄鉛華矢志柏舟越明年我兵南下江淮閒大亂揚屬無開戶之家樹赤幟持白楛者相屬于野節婦衰衣雪涕扶衰老舅姑攜穉弱子女竄走興化既而興邑亦被兵乃東西轉徙無定處及亂定歸則室如懸磬矣節婦晝夜勤織紉力女工以資生舅姑歿拮据葬祭務盡其禮而家益貧乃至數米以炊析薪而爨疏食飲水常患不給然訓孤必以義方尤慎其交游端其趨向故長子早游邑庠以文行稱一郡仲季皆能振先業節婦始怡然自慰謂可以告無愧于先人矣乃呼諸子語之曰吾未亡人不蚤從汝父子地下者以藐爾諸孤無託也今汝輩幸皆成立吾復何慮哉當以金仙為飯矣卽命築室三楹奉佛于中數十年而卒壽八十有四

外史氏曰古今稱節婦與忠臣並重謂婦人守節與臣子盡忠同一轍也然又當論其所遭之時而後見其忠與節之難者臣子當

太平之日從容謨謀于廟堂之上與受命于倉卒危亂之際者非
可同年而語也薛氏以一少寡婦人當亂世流離患難翼其子以
成立而振其故業與忠臣值內外交訌而能扶持匡定以無墜先
烈者同其難矣嗚呼賢哉

歙縣許節婦傳

節婦程氏歙縣人同邑許邁妻也邁字日斯世居歙之浦溪以詩
禮著父楚字楚城號旅亭以詩文知名海內明末見天下亂即隱
而不試國亡即杜門謝客不與世通嘗失所愛研久之復見于市
乃作詩曰瘞研焚書正此時豈甘遺授市中兒李陵不死明妃嫁
一樣傷心一樣思其辭如此衷可知矣邁幼而端方父最愛之聞
程氏女賢乃爲之妻及歸邁以恭順稱事舅姑以孝彰旣而楚遭
兵難貧乏不能自存長安故人知之約爲之計乃遣邁往及歸而
卒于道計聞程氏不食欲死舅姑慰之曰若此是以襁褓孤累我
二者矣二老風燭烏能爲若字孤是斬若良人之後矣于是節婦

乃食然無日不哀其夫也節婦特鍾愛于母母病其家貧子幼而
年且少諷之再醮婦患曰此豈好女子所爲耶母當勉兒以大義
奈何欲令詩禮之門而有失節之行乎兒母子即轉溝壑是天窮
之也何與于母哉他日又言之節婦大怒以頭觸柱昏絕于地
左右救乃甦自是母不敢復言然貧日甚一子三女餽粥不足乃
窮日夜之力而紡績鬻紵資之于是里中皆知而哀之每持紵往
輒獲售其教子甚嚴或勸以獨子宜寬節婦曰禮云寡婦之子不
可與友惡其失教也嚴誨之尙患人絕況肆之乎職是其子象縉
長爲端人

外史氏曰節亦難矣不若慷慨一死之易也許氏婦青年失偶四
十載淒風苦雨不知其幾經咽淚吞酸乃得其孤之成立也節豈
易言之哉

歙縣澄塘吳節婦傳

節婦歙西環山里方啟任女同邑澄塘里吳元恆妻也幼貞慧數

歲父授之書略上口卽成誦既長通女訓女孝經列女傳及笄歸
元恆以善事舅姑著舉女子子一男子子一而元恆病延醫治罔
效婦侍湯藥數十晝夜不怠禱于天祈于神請以身代病益劇婦
心神皇皇計無出乃告于竈挾利刃割左股肉并血一盂和麥汁
煮之以進者再元恆飲覺神爽得熟寢明日醫者診視曰脈起矣
非復曩者之不振也遂投以劑病卽瘳又二年元恆復病婦走使
四出延良醫治之不愈婦急神痿氣喪心搖搖莫知所止時時祈
天禱地泣告鬼神而疾益篤醫來皆不藥康熙乙卯孟秋三日昏
又割右股流血滿地昏仆于地久乃甦遂取肉和藥進元恆病劇
不下咽再進終不下咽越三日乃卒婦年二十六誓以身殉舅姑
力沮曰孤方四齡若死誰其字之其如良人之後何乃不死矢志
撫孤及長親授之書爲之婚拮据卒瘞幾二十年孤成立
外史氏曰昔昌黎立論黜割股者不得爲孝子惡其殘遺體而邀
名蓋聖賢之正論也若吳氏婦爲夫疾兩割其股豈邀名者哉良

由出其至誠耳觀其矢志撫孤飲茶茹檠數十餘年如一日非出
之至誠豈能然哉

鮑節婦華氏傳

節婦泰州梁塚亭華氏女歛縣鮑顯祖貳室也顯祖三歲喪父其
母方氏青年苦節勤紡績以撫成值鼎革移家泰州之梁塚業鹽
筴以奉母妻胡氏善病年四十不舉子顯祖憂嗣不繼聞華氏女
賢以禮聘爲小妻既歸謙謹柔順上下皆稱之曰賢胡氏既長寢
疾性又嚴急稍不順意輒大怒華氏婉容愉色若事姑以事之及
疾劇輾轉牀第閒者數月華氏奉湯藥伺起居徹晝夜無懈志于
是姻婭皆稱之曰賢既而胡氏歿華氏主閭政內外井然姻婭又
皆稱之曰賢顯祖樂善好施所入息大半分給親族窮乏者華氏
曲體其志多陰助之于是內外皆大稱之曰賢及顯祖不祿遺孤
國璋在齟齬中伯叔皆早逝內無期功爲助節婦痛哭曰若無此
三尺孤不與主人同往者有如皎日也既殯夙興夜寐經營生業

家道得不中落及孤長延明師課之謹其好樂嚴其出入肅其交游而國璋成立于是通國皆稱節婦之賢云

外史氏曰節婦青年喪其夫主撫獎煢弱孤而不淪其業且教子以義方而不流于僻宜乎通國皆稱其賢也

許節婦劉氏傳

節婦姓劉氏歙縣儒家女也同邑潭溪里許成金之妻生有淑德數歲卽貞靜端嚴以禮自閑及笄歸于許能盡婦道善事孀姑孀姑繼者也性嚴急左右稍不洽輒暴怒婦柔聲下氣小心翼翼以事之竟得其歡心成金好書以攻苦得疾早歿婦年二十有七無子止一女痛哭欲效死相從于地下時婦有身才五月姑尼之曰汝方孕苟天不翦許氏或其產男則汝良人有後矣奈何欲遽死乎如其產女死未暮焉汝姑緩死以俟產于是婦乃不死晝夜禱天願生子又五月果舉一男姑婦相持而泣曰嗟乎天乎許氏之祚賴之矣因名之曰康祚未幾家遭火舉室蕩然又值歲凶粟石

值四緡節婦窮日夜力勤鍼帶攻紡績易粟飯姑及子已則日咽藜藿以苟延寒冬秋月夜雪曉霜姑婦子女擁短衾圍牛衣格格相戰而節婦猶對一燈遙遙操女紅以爲明日饔飧計幾二十年而孤始成立乃得飽煖初節婦旣遭火又遇荒復罹兵亂走避山谷流離瑣尾不可言矣而姑又病淹淹牀第者常累月節婦待湯藥伺起居卽漏盡更殘無不一呼輒應姑病革時歎曰吾非汝無以至今日未能報汝惟願汝子孫婦待汝亦如汝待我耳言訖而歿節婦大慟盡力以葬今節婦明年九十矣其子康祚五十六卽先歿喜有二孫志仁志義能承父志以孝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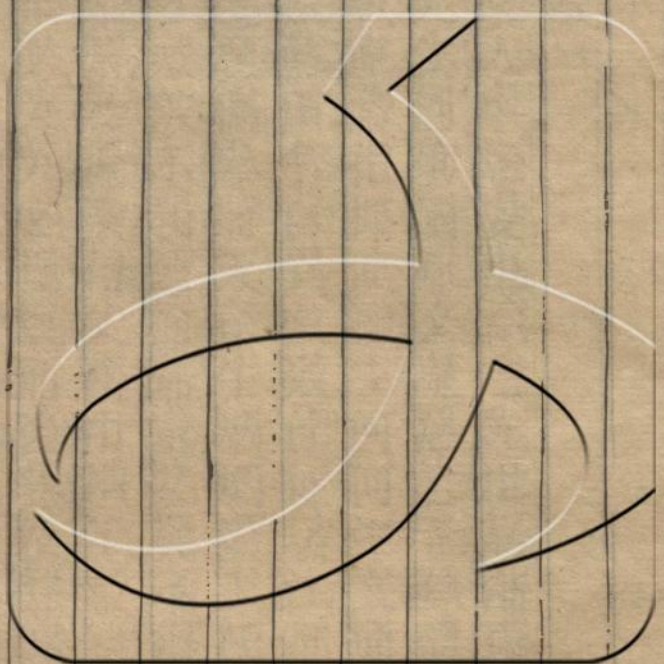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字遺腹孤被回祿罹凶荒遭兵難而以十指之勞上供孀姑下撫弱息咽糟糠齧藜藿百折不撓其志可謂鐵丈夫矣豈可以女子目之哉

遼東沈節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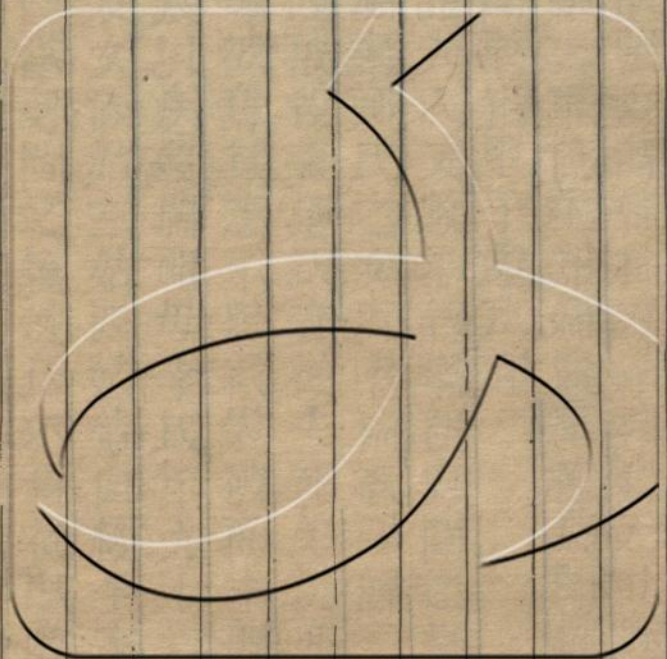
節婦續順公沈永興妻平南尚可喜第五女也年十五歸永興合

國朝列傳十
三
昏之夕永興病劇未成禮而歿婦號泣不欲生立志守節既而父
母迎回欲另擇壻婦不從斷髮以明志康熙甲寅閩逆變賊帥某
聞婦豔欲強委禽婦抽刀示自殺乃止遂還沈氏時沈氏守潮州
合門被難三軍無主知婦賢羣擁爲帥權知軍事數年軍中肅然
皆稟令罔敢犯甲子還京師
誥封一品夫人又數年而卒初粵閩之變永興之姪瑞等舉家俱
避臺灣瑞娶鄭氏之女庚申瑞欲謀歸
本朝事洩被殺妻鄭氏亦從夫死弟珽亦被殺未婚妻陳氏矢志
守節父母欲奪其志不聽截髮破面求歸空王後臺灣大定乃歸
沈氏未幾以疾歿瑞祖母李氏年九十六矣同瑞伯永忠妻子氏
妾金氏及女滿姑三姑四姑皆自經全家僕從死者以百計
外史氏曰當粵閩之變沈氏不肯從賊故航海趨臺灣旣而賊平
乃思謀歸故國不意事洩舉家受戮可謂慘矣揣其心戀戀
盛朝不度德量力而思圖大舉雖全家夷滅而弗遑顧其忠以爲

何如也而其家婦人節烈又如此可謂忠節一門矣



留溪外傳卷十



留溪外傳卷十一

苦節部下

卓節婦傳

節婦遼陽人卓炳妻也炳之先世居浙東至忠貞公建文朝與方孝孺諸先生同殉國難文皇惡之子孫遣戍遼陽至六世祖禮以軍功授廣寧衛指揮使禮生何何生文通皆襲指揮文通生汝立以明經授藍田令有異政致仕徙居江都而生天章歷官攝真定總兵左遷廣德參將天章生炳炳妻王氏卽節婦也性孝十歲遭亂父之才城破不屈死節婦求父屍不得號慟震天日三四絕家人力勸始解乃徧索得父舊巾幘于敝笥奉以爲尸事之如生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極哀而後休及笄歸炳以恭順稱舉四子炳卒于官節婦欲殉之念諸孤無託乃不死及孤稍長卽勸之學郝寒溽暑不少貸也家中落徙居錢塘長子爾堪以文鳴兩浙節婦喜曰是聊可慰先人于九原矣甲寅閩逆變浙以東皆受兵三韓

郎廷相秉鉞往征師出杭州知其子材徵為從事或見逆勢凶沮之節婦曰丈夫生而懸弧矢者志在四方也今逆叛國為亂正男子建立功名時何可勿往爾其勉之遂行既而制府以其子知兵改授右路前鋒援剿三衢與賊對壘著有勞績逆平以母老辭歸奉養以終

徐節婦傳

外史氏曰卓氏世傳清白自忠貞公肇基也廣陵之難卓氏不肯受辱而死者七人其後又有節婦志在撫孤而苦節以死豈清白有種子哉不然何卓氏之多賢婦人也

舉女子子一方七齡男子子一甫十月而應科病篤堅執節婦手告之曰已矣吾不能起矣吾所患者二老弱息及汝年少家貧其何以終節婦垂涕曰君毋遠慮也第以病為念脫不諱二老弱息妾誓以死任決不負君也于是應科目瞑節婦哀慟幾不生既葬善哭其夫無日不呼天號痛事舅姑益謹舅姑卒喪盡哀祭盡禮而愛孤如命曰先人僅此一塊肉吾安敢不慎乎孤一有疾即泣禱于天曰未亡人不早從地下者以有此先人一綫耳天乎其祐我孤乎孤愈則喜形于色曰天不絕我先人矣孤稍長即令就塾雖篤愛深而教之甚嚴風雨寒暑不少貸夜歸篝燈相對機杼聲與讀書聲相和應非深淵不肯休既長尤嚴其交游浮薄子弟絕不使通以故門多長者轍節婦乃怡然謂家人曰吾得面目見先人于地下矣卒年五十七鹽漕御史賈公色聞之表其廬曰節孝外史氏曰節婦鵠寡青年鶴歸白髮事衰老舅姑生死以禮撫襁褓弱息教養成立二十餘年拮据卒瘞無苦不嘗御史旌曰節孝

誠不愧矣

高節婦傳

高節婦者金陵處士郭方湖女也幼恭順性孝父母珍愛之謹擇配得同邑高北樞仲子光甫光甫天性愿樸方湖一見器重之卽以女許字年十六歸光甫結褵之夕爲前朝天啟丙寅之臘十有六日越明日光甫疾作節婦含羞進湯藥迨八日竟不起節婦不知所爲躡踊哭屢絕姑徐哭其子並哭節婦之哭其子腸爲寸斷自是與姑同臥起守禮堅貞事姑勤摯迨己巳而姑徐疾篤節婦憂危稽顙北辰請以身代已而姑卒哭又屢絕國人稱孝婦焉窀窆後節婦熒熒高門別無依藉乃大歸于郭汛埽一室坐臥其中屏華飾衣縞素花月不玩冥游不與戚屬憐之從容諷曰姑春秋盛何自苦節婦泣告曰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已醮乎孤嫠天也天可逃乎吾安吾天而已母陶知書識大義委曲成其志偕寢處者三十餘年陶卒因獨處而年餘艾矣康熙庚戌年六十諸名達

聞其行義輒以頌章揚挖山左田蒙齋雲贈之以詩曰幽蘭生空谷不與眾植芳郭家有女不腐巾幗行十二工書史十三善蠶桑十六及笄歸織練爲衣裳觀者夾道嚮明珠錦襖孔雀飛君屏華燭照君堂謂此百年歡恩愛兩不忘騎馬過門楣夫壻美清揚阿母辦中廚阿翁執壺觴吾家有好女吹簫來鳳皇詰旦壻疾作斂衽進羹湯新婚未廟見嫠嫠施薄妝忽驚白日墮哀號摧中腸唱隨纔兩夕不識姑與嫠侍藥未周旬何論鴛與鴛而乃洗鉛朱柏舟誓相將夫婦情不棄世豈之共姜孰若郭家女結褵便參商于今六十年大節凜冰霜俯觀江河流仰視浮雲翔丈夫生世閒所重在倫常至性託金石胡獨讓閨房濟南董默菴訥亦贈之以詩曰夫人配偶纔旬日苦節于今四十年世上恩情生死異乾坤獨讓女流賢其見重士大夫如此又二十年節婦疾篤出簪珥服飾分給子姪奄然而逝乃合葬于光甫之墓

外史氏曰霜雪風雨桑田滄海從容赴義較之慷慨殺身者其難

易且什伯也節婦閱歷者六十四年而完身以歸可以愧夫事君父有二心者矣

龔節婦傳

龔節婦江寧人前朝明威將軍王貴愚女也幼貞靜不苟言笑垂髫卽有女君子號及笄歸同邑龔長史仕學第四子彥結褵甫八月彥卽隨父任蜀道遇流賊父子不屈俱被害時節婦方娠旣而得男子家甚貧依母氏以女紅自食歲餘始知舅夫聲息號慟幾不生乃招魂爲葬矢志撫孤拮据卒瘞備極艱苦姻婭有哀其無恃從容諷之他適者節婦泣告曰吾爲龔氏婦卽爲龔氏鬼耳況有兒可撫兒在一日卽我命延一日何謂無恃乎諷者慚而止及孤稍長卽課之學督責甚嚴雖祁寒盛暑未嘗少閒每移鐙相對女紅書卷達旦不息且舉止勸以方正曰爾無父之子也不可不思所以自立稍不愼身名俱喪則未亡人無以見先人于地下矣以故其孤弱冠卽成名士以詩文鳴江左節婦性至孝兩弟遠宦

冀蜀寡母年高乏養節婦奉養惟謹未嘗少懈故里人又有女孝子之呼節婦好施予家雖貧見姻戚有單寒者卽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簪珥服飾貧戚來假者莫不與或久而不歸亦未嘗求之也節婦年至七十餘髮白復黑齒落更生康強無衰狀素奉浮屠氏誦準提眞言數十年不倦一夕呼其子孫告曰吾去矣乃奄然而逝年八十裕親王聞之旌其門曰節孝可風

外史氏曰王氏適龔牛載餘耳夫歿矢志撫孤以孤爲存亡茹檠飲冰六十年而卒嗚呼不負女君子之號矣

江節婦汪氏傳

節婦汪氏歙縣江子亨妻也子亨先世居浙之開化至始祖汝剛宋時由進士授歙州牧遂家焉代有聞達汪亦望族與江世爲姻婭婦幼貞靜寡言笑動止以禮數歲家人見而卽憚之及笄歸子亨以恭順稱事舅姑孝待妯娌藹如也子亨以疾卒婦哀痛欲死以遺孤無託家人力勸始勉活及舅姑卒喪盡哀祭盡誠孤稍長

卽勤之學丙夜遙遙一燈相對女紅書卷相伴達曙卽和寒溽暑未嘗輕假旣長尤謹其交游非端人君子不使通曰汝無父兒也稍一失足流于不肖我他日何以見汝父地下乎及孤壯授室生孫且有長者風婦喜曰今而後吾可告無罪于先人矣卒年七十曾孫練如名諸生也哀曾大母之苦節請于學使者以旌其門外史氏曰古人有云殺身易立孤難觀江氏婦信哉夫以慈母身而兼嚴父責欲求其孤由正路之趨其用心非周且密則不易矣故其勤誦讀慎交游不敢須臾或懈也嗚呼難哉余聞節婦撫襁褓一孤延及四世孫至數十餘人皆能業儒知文章豈非貞節之報歟

彭節婦傳

彭節婦興化人前朝戶部侍郎楊果之孫女處士楊思谿之女也母唐氏于萬曆戊申十月生節婦幼有令儀讀書通大義年十四歸同邑彭璧廷事舅姑以孝聞璧廷先世居蘇州大父某教授興

化因家焉節婦舉男子子二俱殤禱于大士而生季子灤灤生而穎異然幼善病病輒累月復禱于神神告曰是兒出家則壽乃送灤投容止禪師爲沙彌其師祖大威者天童密和尚下尊宿也而璧廷夫婦亦棄儒從學浮屠氏未幾璧廷以疾卒節婦哭之失聲欲從死左右力勸之始免甲申京師陷節婦聞李賊篡皇帝位大慟曰嗟乎吾侍郎之孫處士之女世受皇家恩何忍戴髮含齒而爲賊百姓耶遂薙染爲尼名寂弘字聞止號說可卽從自覺禪師受具足戒徧參諸山弘覺恣箸菴問深器之遂于海陵之圍菴擁獅子座作女法王說法王法四方善女人聞風來集者以百計而大江以北皆稱女菩薩出世焉是時其子灤亦得法吳江報恩浮石賢和尚還鄉奉母于江都之風化繼遷建隆迄今寂弘年九十矣灤亦垂七十承歡膝下猶作嬰兒態云

外史氏曰有明以氣節養天下幾三百年國亡婦人女子皆識君臣大義不屈自殺者難更僕數若節婦者不忍爲賊百姓削髮爲

尼逃之方外以示不臣嗚呼可以愧食祿有二心者

江節婦傳

節婦魏氏泰州寧海鄉江一鵬妻也一鵬死節婦年二十有六遺孤一甫數歲二女已嫁諸叔皆暴或磨豆爲腐幼孤無所知誤碎其腐叔恚謬握劃腐刀擬兒頭如屠豕狀兒竟怖死節婦以是欲與叔甘心姑尼之不得行而仇叔益深諸叔患節婦之逼也欲奪其志度不可乃陰許袁氏而使強劫之一夕節婦出戶抱薪草間伏多人遽曳之升車節婦大聲疾呼途遇有力者奪歸于徐貞徐貞者節婦次壻也節婦固有長女爲黃氏婦乙酉夏亂軍掠其室殺黃氏子并殺其舅姑黃氏婦亟呼其姑曰有死不可辱遂投池皆死節婦孤兒既怖死長女復死于兵諸叔眈眈無家可歸至是遂依貞諸叔用秀才徐元吉謀佯爲許置後必反江氏節婦不可元吉謬語陸九棘九棘長者不知其詐遂言于貞而歸之是夕諸叔復劫以與袁氏節婦自斃其面血濡縷出且哭且詈而狂且無

人理縛節婦于牀欲犯之節婦忿齧其肉不置袁恚則用大槌擊之節婦誓死不從袁知不可仍以歸于江諸叔反賂袁使挾去節婦遂不食垂死元吉謀廢節婦爲尼節婦希免強暴佯諾之旣得脫不肯斷髮乃使貞理于官悉逮治之元吉當公庭猶毀節婦剛急不宜其家同知孫某折之曰非剛腸人烏能烈烈轟轟如此耶如生言且瀾倒矣元吉語塞令貞迎養以終老歿年八十六與一鵬同穴焉

王節婦傳

王節婦江寧孫氏女溧水王可恩妻也幼端重寡言笑有古淑媛風及笄歸可恩以德言工貌聞三黨可恩素輕財尚俠常索節婦簪珥以周急不惟無難色且生歡喜心曰吾夫子能行善也崇禎

庚辰歲饑深水尤甚人爭食草根樹皮殆盡死亡相枕藉少壯皆棄所在去時其家素封節婦慨然謂夫曰閭里困矣吾家得居貨而飽煖者天也貨不可私天不可負私貨則怨讟興負天則災咎至不如亟振于是可恩盡其有以散之邑中得活者無算節婦舉一子而可恩卒卽長齋繡佛志在立孤順治丁酉溧水復饑鄉黨私相謂曰可恩旣歿無復活我輩者矣已矣長爲溝壑鬼矣節婦聞之愀然曰是吾先人之憂也吾家幸不貧猶可爲也吾未亡人敢有二心以墮先人之志哉乃命其子發積以振邑之人得保全者又無算其子名之綵早卒遺三孫伯開泰仲開晉季開明節婦撫之成立俱授室康熙己未溧水又大饑節婦集諸孫告曰曩歲凶子大父以一人之身傾囊囊濟一鄉後爾父亦能承爾祖志不敢委今爾三人各有業而坐視桑梓餒不亦異夫爾祖爾父乎于是諸孫亦發儲以振節婦旣老善病仲孫婦徐割股療之者凡四嗣後伯孫妾亦割股療之諸婦忘其痛以孝其祖皆積德之報也

年八十五忽一日謂家人曰三日後天晴我其逝矣至期合掌而化里人湯行甫馬寅公生平不輕許人善及聞節婦死爲之喟然曰王氏之母可風矣

外史氏曰今之人莫不愛金如命擁貲百萬者欲其慷慨一金惠貧乏不可得也孫氏三遇荒而三散家財以濟可謂女中俠丈夫豈僅以節義著哉

方節婦列傳

節婦程氏新安諸生方爾駮妻也爾駮篤學以攻苦故得疾早卒婦年二十二卽欲殉夫以子幼姑老無所託乃勉活家貧力織緝以供姑歲饑斗米值一貫婦晝夜勤作日買米數合炊粥饍姑食子已則煮藜藿雜糠粃以爲食姑喪無立錫地又無伯季可恃乃攜子依母家苦節垂五十年而卒鄭氏者同邑呂光惠妻也光惠亦以力學得疾早卒婦年二十許家貧遺孤方半歲伯季又喪妯娒俱去室煢煢一身力作以供舅姑舅老且瞽姑又多病嘗經年

牀第婦勤澣濯侍湯藥晝夜無閒舅姑歿拮据殯葬六年喪哭無
虛日以故未四十而髮皓然齒牙盡脫若六七十者孤成立娶妻
生三孫而節婦歿年八十六太守曹鼎望表其廬曰苦節
外史氏曰余讀兩節婦傳不禁潸然出涕悲兩婦夫喪之日既無
期功強近之親可以屬目又乏甌石穀粟之儲可以取給而上有
衰老舅姑下有襁褓弱息乃一手足之拮据送老字孤以至成立
嗚呼淒風酸雨之苦想一日如一年矣

李節婦傳

李節婦張氏真州人幼聰慧讀書過目輒記憶垂髫通經史明大
義每覽古今節烈傳記卽低回慷慨歎羨不已及笄事吉水李生
李侗儻有茂才嘗于鐙下與節婦品題今古人物節婦挾微推隱
悉中肯綮李大說曰卿真有心人可擔名教也及論史道鄰瞿稼
軒兩先生殉難事節婦則嗚咽吞聲垂涕不休識者知其他日必
能砥節頽流後李知高郵州卒于官以節婦無出遺命他適節婦

泣曰吾生用一器臥一榻尙欲終身不易况從一之義而敢隕越
乎家人攜喪歸節婦卽對櫬祝髮爲尼名儕字浮海先參三仙賢
有省歷參天童報恩俱有機契後得法子法音灤住廣陵曩見四
方皈依者星馳雲集儕肅如也嘗作偈示衆云學道應須達正音
道源曾不隔微塵當知一切眾生界卽是如來正法輪吏部孫孝
則最嘉歎之初儕參師師性嚴稍不合輒提杖痛撻流血者屢或
勸他往答曰若一味說好話恐誤我前程耳卒不去同門學者無
出其右云松江倪永清選詩若干篇入詩最

外史氏曰當節婦從夫論今古時已具不可奪之志矣夫亡卽飯
空王較之馬上琵琶輕彈別調者豈非天壤之隔哉

王節婦傳

王節婦吳氏鹽城人幼有至性事二親以孝又能以禮自閑沈默
貞靜舉止不苟數歲家人咸以成人待之毋敢忽也及笄歸同邑
王生完五生尙氣節慷慨好友遠近豪俊之士皆樂與交婦往往

脫簪珥截髮沽酒以款賓客未嘗或懈甲申國變淮以南大亂王
生卽與里中少年孫曜生諸生司石磐孫光烈厲豫輩起義海濱
計圖恢復婦父彭字春寰爲一軍冠軍湯亦援袍以從明年大戰
鹽邑東郊兵敗石磐光烈豫俱死之曜生遁爲僧王生偕婦變姓
名奉彭夫婦入深山結茅插竹爲居辟繡榻履自給意將終老草
莽無志人閒世矣未幾彭夫婦以疾卒而完五亦患疾節婦侍湯
藥伺飲食晝夜不安枕席每夜叩天禱告願以身代而完五竟不
能瘳易箒時謂婦曰亂離以來吾家死亡殆盡旣無伯叔終鮮兄
弟汝與吾逃命至此土無立錫屋無片瓦瓶罄籽粒若何以苟延
不如早自爲計毋徒自苦也言訖而歿節婦哀慟幾絕旣葬卽截
髮爲尼名超清號皓月閉戶潛修多善行卒以佛法顯而老云
外史氏曰明亡士大夫恥事二姓者多歸于僧女子恥事二姓者
多歸于尼嗟乎僧與尼豈得已而爲之哉良以一失其身萬事瓦
裂故借空門爲全身計耳推其心亦可憫也已

盧節婦傳

節婦王氏鑲黃旗人工部掾盧崇學妻也幼端莊貞靜事二親以
孝及笄歸崇學操井曰勤女紅事舅姑能盡道舅姑稱之曰孝久
之三黨俱不閒其舅姑言年十九崇學以疾卒節婦哀號痛哭志
欲殉夫旣而悔之曰吾方有身儻邀天幸得舉男子續夫子祀不
幸而舉女子從夫子地下未晚也何遽死爲乃不死旣葬日夜號
泣呼天而禱曰天平哀先人爲善而無後俾我生子願勿餒我先
鬼也未數月果舉一男子子節婦撫孤垂涕曰嗟乎汝何不辰而
背父以生乎于是與孤相倚爲命孤五歲卽延師教之命名曰承
德冀其成立以承先德也雖愛之深而誨之甚嚴視聽言動必規
以正每夜篝鐙鍼黹必令孤侍讀少怠卽厲聲責之曰汝無父孤
也奈何不勤學承先人志而一心爲鴻鵠將至者豈學問之道哉
至孤頓首謝過然後已後孤果能以文鳴節婦善持家閭以內肅
然而經營井井積累數千金鄉黨有女丈夫之稱焉卒年五十有

外史氏曰節婦撫遺腹孤積累數千金以貽而又教以文學顯男子之所難婦人爲之易不愧女丈夫之稱矣

陸氏三節婦傳

陸氏三節婦者山陽陸尙禮妻周氏子天福婦項氏孫世卿婦趙氏也周氏年十四歸尙禮舉二子長天福方三歲季天祚方一歲而尙禮卒周二十一歲矢志撫孤拮据卒瘞者二十年而孤成立天福娶項氏未幾而天福卒無出周哀項之無依也命之嫁項泣曰忠臣不執贄二姓之君好婦不褻體二姓之夫兒願白首事姑以終老無二心焉不然敢請死姑乃許之天祚舉子世卿而夫婦俱歿項卽撫之世卿年十八娶趙氏趙氏性貞淑通女訓女誡諸書事祖姑甚謹舉子樞方也閱月而世卿卒趙年十九矢志不二于是三嫠婦一堂少者哭其夫壯者哭其子老者哭其孫聲徹于野聞者欲泣三嫠婦其勤女紅力織紉又二十餘年而孤立娶

婦生孫男三曾孫男七周年九十八項年八十九趙年九十六而卒郡守表其廬曰三代冰霜

外史氏曰陸氏三代相繼青年喪夫撫呱呱兒以至成立歷八九十歲而死嗟乎六七十年之淒風苦雨凍雪寒霜甘之如飴可謂女中鐵丈夫矣

吳節婦列傳

吳節婦歙縣人文學鄭驪次女也天性孝母病篤割股愈之又病又割如是者五割而五愈母病及殁字同邑吳允中事夫子以無違稱年十九舉男子一而允中歿婦既喪夫家貧無甌石儲上乏舅姑中鮮伯叔撫一歲孤煢煢無所依因歸父母僑居宣城終夫喪哀痛如一日父母憐其少微諷他適婦涕泣拒之曰兒幼遵父訓嫺禮義有死無二也吾姊無出尙操貞白以終况吾尙有弱息敢不黽勉從一之志乎遂不食者二日族伯安國妻胡氏聞之曰此吾門之光也夜遣人迎之歸遂得撫孤完節以終先是婦族姊

適允中族名明諫者亦舉一子未期而明諫客揚州死于難婦年二十二家貧不能昇觀乃徒步至揚焚夫骸骨負之歸鋪土以葬撫孤子勤女紅以教養成成人苦節四十五年而卒

外史氏曰禮義出于富貴之家即聖人爲政亦必富而後教也乃吳婦兩鄭氏皆一貧如洗竟能操節撫孤嗟乎其吞辛酸茹荼苦者不知其幾何矣

許節婦列傳

許節婦靳氏江都人也幼貞淑歸于許以婉順稱舉子二長歲三季歲一而夫卒家極貧矢志撫孤姻婭皆難之婦欣然弗憂也晝夜勤女紅以給歲凶石粟值數緡婦力作不足食鄰里皆爲憂諷之嫁婦艷然曰餓死命也吾安吾命而已毋煩諸親重慮于是諷者慚而止康熙壬申冬

朝命明相國擇旗人女于吳越備

太子後宮與民女無涉也維揚無賴子弟未娶者布流言云采民

家女每一女必擇寡婦人二偕行合郡沸然大懼有女者悉遣嫁寡婦人再醮惟恐不速也婦立志以死伏利刃衣閒俟遣行即自殺既而知事誕乃已今二子俱弱冠能以力養婦喜曰吾可以得始終矣其先有程節婦者歙州程懋衡妻也僑居江都甲申國變懋衡聞思陵崩毀巾衫焚筆研長號不食七日而死婦矢志撫孤家貧值歲凶力作以養舅姑訓三子皆成立人以爲夫義婦節云外史氏曰二氏夫亡蕘蕘一身赤手撫孤當凶歲值沸騰若志稍游移未有不破甑者矣嗚呼賢哉

汪節婦傳

節婦歙縣西臨河里程瑞女同邑巖鎮里汪之鳳妻也幼温恭淑順性孝事父母能盡道年十六歸之鳳奉舅姑以恭順稱無何幼叔殤舅歿于吳門姑程傷其子復哀其夫幾不欲生婦悼之婉轉諷勸者以百數乃得解既而室遭火乃依于外氏之鳳以貧故負米以供母舟渡蕪湖覆水死計聞婦撫膺長號曰天平卒不佑我

汪宗耶誓欲與夫俱逝念姑老遺孤方六歲六世單傳宗祧所恃無可託者乃勉活然家益困婦晝夜緝績勤女紅以爲日給每忍飢寒而奉姑甘旨未嘗或缺也久之業微振孤稍長卽命往扶舅櫬歸并三世喪未入土者皆營葬焉姑歿哭盡哀祭盡誠鄉黨皆以孝婦稱之其訓孤也以義方故孤所交皆長者浮薄子弟不敢輕造其廬焉孤壯爲之昏舉孫男三今節婦年六十八矣康強如壯時當事稔知皆旌以節孝而載入邑乘焉

外史氏曰汪與程皆新安閩閩家也世爲婚姻汪氏三世婦皆程氏女俱贅祖姑年二十六而祖翁喪卽屏鉛華矢志守節時家豐獨處一樓不下階者三十餘年而歿姑亦舅先卒鵠寡四十餘年而歿至節婦年二十七而遭夫喪奉斑白衰姑撫襁褓弱息迄今亦已四十餘年矣吾聞家有婦德者後必昌其子孫將大顯于世乎

許節婦張氏傳

許節婦張氏江寧許國柱妻也幼溫淑有至性及笄歸國柱以恭順稱事舅姑以孝聞國柱多病嘗臥牀第家中落薪水不敷婦日勤緝績以供舅姑甘旨夜不解衣以事良人湯藥不交睫者經旬累月無怠色及夫歿號慟不欲生念舅姑衰老遺孤幼穉無期功強近之親可藉故勉活然三年之喪無日不痛哭其夫也鄰里聞之多傷心垂涕焉後每遇忌辰設奠悲哀至老如初喪之日以婦道兼子職侍舅七年而舅歿又四年而姑亡喪葬皆成禮拮据卒瘞無苦不嘗而婦甘之如飴舅姑既歿舉目無親遂攜孤依母氏獨處一室足不出戶卽姻婭罕望見其顏色婦性嚴厲言笑不輕假孤稍長卽勤之學訓以義方曰若無父兒矣賢則不愧寡婦子不賢則先人地下惴惴不安我未亡人他日何以相見冥冥耶以故其孤所與游者皆端人入成均以文行稱云

外史氏曰吾友穆士熹與其孤士傑垂髫交也嘗云節婦夫亡家道零落勤女工以恪事舅姑克盡子道俾白髮高堂忘其失子之

苦四十餘年吞聲咽淚撫孱弱穉孤而至成立可稱節且孝矣
張節婦王氏傳

節婦王氏鄖陽總兵官張士元子明威將軍張國泰妻也遼陽人
幼性孝七八歲即知事親之道婉容愉色儼然一孝子焉讀書通
列女傳及女史諸書及笄端莊貞靜言笑不苟動止輒以禮自持
有古淑媛風歸國泰以恭順聞于三黨事舅姑尤能盡孝奉匭盥
進飲食必恭必敬母敢少怠舅姑深愛之無何國泰疾作婦侍湯
藥晝夜無閒疾篤稽顙禱天求以身代竟不能愈而卒婦呼天號
痛求死殉夫不食者數日夕舅姑力勸之不能解至垂涕告曰二
老深痛吾兒之不幸也幸新婦賢庶幾朝夕倚之以慰衰暮今汝
若死是重二老之悲矣于是婦乃勉飯然無日不哭其夫也既葬
依依膝下事舅姑益恭一飲一食不親治不敢率進于其姑也痾
瘵尤切如子于母舅姑終憐其年少無出從容諷之醮婦泣曰盍
有累代簪纓之婦而復有他志耶誓死不從姑歿大歸母氏長齋

繡佛不出戶庭垂四十餘年矣

外史氏曰節婦幼事父母長事舅姑皆以孝稱則今世不多覯者
矣夫歿無出矢志柏舟歷數十年如一日又以節著嗚呼可謂賢
婦人矣

汪節婦何氏傳

汪節婦何氏歙縣臬山人也幼貞淑有至性及笄歸于汪以無違
稱更宜其姑舉一子方待哺而夫卒家貧姑老無所藉婦矢志守
節勤女紅以資雪霜風雨一鐙相照午夜迢迢對影泣血所親哀
之從容諷之醮者數婦垂涕謝曰婦道從一而死有子則守吾將
與孤俱存亡矣諷者乃輟數年以來內迫饘粥外急催科婦以十
指應之乃至掌胼爪秃每遇陰霾節節酸痛姻婭聞而悲之孤稍
長即勤之學命名嘉樹訓以義方孤性孝善承母志攻苦讀書每
與人言及母輒泫然泣下年少即以詩鳴江左一時交游皆知名
士同邑王鹿田煒贈其母詩曰吾鄉汪節母重義心百折此身可

消殞此志難玷缺有子方待哺有姑頂如雪蒸嘗與徵呼所需何
迫切孀閨勤夜紅對影徒泣血遂令十指攣爪甲半磨滅至今每
陰雨裡處痛疑截見者爲酸鼻談者爲悲結此志旣以申此身比
金鐵永使流芳徽他時報泉穴同里鄭破水晉德亦貽以詩曰翠
柏生空山枝幹挺百尺霜雪歷年深苦性透堅石嗟哉汪氏母茶
蓼寸心集一從失所天日月爲踟躕撫此膝下兒飲淚度朝夕和
膽攻夜嘗凝衣畫枯菽一芹與半菽茫茫無倚藉性命延饗殮皆
賴此績緝終歲劬以勞坐令傷百脈卽今垂老年十指攣不直平
生冰壁懷朗日中天赤見子成令名文彩頗奕奕相逢漢水濱寤
寐少歡懌我爲令子言報親有至策立身在古處以此答罔極
外史氏曰汪氏婦貧而守節誠良苦矣上有白髮姑以待養生送
死下有黃口子以仰撫字成立宜乎手胼指攣而筋枯血槁也嗟
乎聞者且欲悲況當身處之哉

李節婦江氏傳

節婦新安國學江通女前朝乙丑科武進士李當瑞貳室也當瑞
江寧人崇禎末爲廣西營都司妻胡道遠未偕有子殲當瑞欲求
室舉子時江氏女隨父流寓桂林有淑慧聲乃具禮聘之歸庚寅
舉一子值國變當瑞義不事二姓棄官匿山中當事下令求之遂
挈江氏逃入深箐染瘴癘臥病三年江氏晝夜不寐侍湯藥不怠
病愈卽促當瑞還里事其嫡甚恭嫡亦愛之如同懷孤方六歲而
當瑞病故江氏欲自殺以殉嫡泣告曰吾年衰老藉若撫茲藐孤
奈何欲死孤其誰字乎是欲斬先人之後而速填我于溝壑也江
氏乃不死卽矢志撫孤其教孤也以義方一步一趨不中程墨卽
撻之流血課讀非深漏不肯休每孤自外歸卽令去衣裳舉鏡徧
照恐其嬉戲有傷先人遺體也其嚴謹如此初節婦夫亡姻婭有
利其產者欲逼之嫁節婦大怒碎刃願與之同死乃已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年才二十餘撫藐孤而矢志守節逼之者卽
以利刃相從烈婦人亦可畏哉嗟乎匹夫不可奪志也卽匹婦之

志既定亦豈可奪也哉

歙縣朱節婦傳

節婦江右梓溪里劉氏女歙縣徽國公十六世孫朱明陽妻也幼端莊貞淑舉止不苟有至性事二親以道及笄歸明陽以無違稱其事姑尤能盡孝姑性嚴急左右承事者率不能稱旨婦婉轉慙懃惟恭惟慎卽一步一趨必小心翼翼姑大說愛若己出時明陽業鹽筴徙居江都歲乙酉我兵圍揚州百姓皆城守不肯降城破明陽率二子戰死婦偕三孤二女匿外縣得免及大定歸而故業蕩盡婦又生遺腹一子八口之家貧無以資遺孤方垂髫販滷以給不足節婦操織紉勤澣統篤女工助之無何有無藉子窺節婦尚有薄產贖券來索不應訟之官欲以勢迫節婦大怒曰吾寡婦孤兒所藉者此耳奈何欲肆鯨鯢之志而張吞噬之計耶是欲置我母子於溝壑也誓不與之俱生乃親詣吏哭懇其冤事得白節婦茹荼飲檠撫四孤皆成立諸孫濟濟有以文學顯者卒年八十

外史氏曰亂離以來故家大族皆破產亡業婦人女子不能自守者比比矣乃節婦撫四孤成立一女出字飲冰茹檠者數十年而卒嗚呼可謂女中英俊矣

登萊東昌節婦列傳

節婦王氏招遠縣劉業妻也年十五結褵甫半載而業亡家貧勤澣統以給禾三載而舅姑相繼歿婦拮据殯葬撫遺腹孤成立年九十六而卒黃縣王士美妻諸生李曰樸女也年二十四而寡無子依母氏守節七十三年而歿萊州掖縣諸生蔡凌霄妻驛丞劉爾陶女也年十八而夫故守節七十二年而歿東昌博平劉炳貞妻遂氏年十八夫亡守節至九十二歲而歿館陶汪文舉妻劉氏有淑德夫婦相敬如賓崇禎戊寅遭亂文舉操戈格鬪不勝死婦年二十五遺孤方一齡家貧晝夜紡績以佐炊事舅姑甚恭未幾舅亡竭力殯葬姑復盲婦視之如嬰兒敬之如鬼神守節五十八年壽八十三而卒清平諸生韓淇妻陳氏性婉順戊寅淇亦死于

亂婦年二十七家極貧蠶績治生上養衰老下課幼孤成立游泮
守節五十八年而歿同邑邢氏劉銓妻也年十九守節撫孤卒年
七十七同里于氏諸生張九卿妻年十九而寡撫遺腹孤至游泮
守節五十年而歿
外史氏曰予奔走山左者三載得節婦四十一人質之其里父老
皆曰始終如一白璧無瑕者也故爲傳

青州節婦列傳

杜節婦江南上元縣諸生呂紀青之女青州府莒州杜李妻也年
二十六李故矢志守節遇亂辟難山中姑年七十嚴寒失衣婦解
絮衣衣姑自著單衣行冰雪中姑三日不得食割腿肉烹以奉之
乃得活姑疾篤祈天請代誠格復愈年九十以上壽終呂撫藐孤
至成立生九孫卒年八十六臨淄節婦宋氏胡瀾妻也崇禎庚辰
遇亂瀾負母逃難遇賊舍身救母被害婦年二十二號泣走山中
求屍歸葬撫孤成立奉姑終老年七十五而歿壽光節婦王氏李

應明妻年十九夫亡撫遺腹孤游庠壽八十三而卒安邱節婦周
氏王道芳妻也有至性事舅姑甚恭年二十九而道芳病故矢志
守節食貧教子成立入庠年七十而歿其子詳事母亦孝母故哀
毀骨立幾至傷生盡棄其產以葬廬墓六年而反益都節婦諸生
王化雨女色庠翟鳳挺妻也年十七昏甫九閱月而夫亡事姑甚
孝守節至八十九歲而卒

外史氏曰五節婦夫亡守志字其穉孤奉其衰老以孝以慈可稱
女中丈夫矣

劉節婦譚氏傳

節婦譚氏無錫處士劉允詳妻也允詳父早卒事母甚孝婦善體
夫志奉姑甚恭姑愛之若己出舉一子女甫脫襁褓而允詳卽
得疾臥牀第者經年婦晝夜不寢侍湯藥扶臥起祈天禱神無所
不至薄產爲之一空而允詳竟不得愈遂卒時婦年二十有七絕
粒不欲生旣而念姑老子幼三黨無可藉者乃強進食殯殮之餘

而室無甌石儲矣婦矢志撫孤勤繹績勞女紅以資生老弱皆仰食雖祁寒盛暑機杼之聲不少休也或憐之以他言諷者節婦輒大怒不顧而唾姑卒葬祭皆竭蹶以成禮每于淒風苦雨時痛念亡人母子相對噓泣于空幃聞者欲涕其或竟夜長號淚盡繼血以故年甫四十餘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若六七十者子長爲之昏女笄爲之歸皆出節婦十指所拮据無他藉焉邑父母吳畱村興祚聞之表其閭曰勁節流芳卒年五十有三

外史氏曰節婦青年喪夫上事白髮姑下育齠齏子內無餅疊積外鮮姻婭助以織紉之力而養生送死故未老而形神憔悴精血枯槁以歿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其譚氏也耶夫古事故其無錫徐節婦傳

無錫徐節婦姓吳氏揚名鄉世農夫徐敬溪之孫媳也年十六歸于徐事舅姑及祖翁甚孝明年舅姑相繼亡又明年夫卒婦方有身患傷之不敢哀冀生子以延宗祀也既而舉男子子婦大喜曰

幸哉徐祀不斬矣視兒如命兒多病每病婦輒叩頭流血泣禱天地求默佑兒久之兒竟病死婦大慟絕去者再不食求死家人力勸之婦曰婦人夫亡有子則守今既無子焉用守焉用守焉用生爲堅不肯食敬溪患之垂涕以告曰嗟乎哀哉老年失子既又喪孫煢煢一身傷心極矣所望者新婦相依耳新婦若朝以死則我必夕以亡婦乃瞿然起勉進食以奉養祖翁爲己任家極貧力織絀以供薪水晨昏定省視疾問安儼然孝子之事父而敬溪亦竟忘喪子失孫之苦居數年敬溪死婦哭之慟竭蹶營葬而餅馨疊恥矣僅存屋數椽而族之無良者又睥睨之逼婦嫁婦乃謀之母氏別結一廬抱夫神主以居而老

外史氏曰衣冠素封家女子守志易得旌獎田舍婦旣無厚賄賂以遺胥吏又乏賢子孫爲之表章湮沒無聞若徐氏婦者眾矣嗟乎吾安得足徧天下盡節義而揚扝之哉

卞節婦傳

節婦鎮江處士錢某女江都卞玉相妻也幼秉淑德有至性事父母以孝聞及笄歸玉相以恭順稱奉舅姑能盡道甫三歲玉相以病卒婦哀慟不欲生絕食累日姑泣語之曰汝方有身儻藉天生男則汝夫不死矣奈何遽輕生乎迺不死既而舉女子子婦又欲求死妯娌力勸乃已遂撫姪塗爲嗣愛之如命女笄慎擇壻得諸生張元淑女又早卒遺一甥婦撫之成立既長卽延明師訓之家貧禮其師特至脩贄必厚飲饌必豐嘗出典稱貸師所需無不卒辦師性孝凡時鮮物母未食不敢嘗婦知之有所進卽遣善走者先馳四十里送至師家既返然後上師感之至泣下節婦明大義性慷慨有丈夫概每當大故家人稍不合禮卽持論雄辯不少假歸于正乃已以是宗族姻婭皆畏之輕財好義有以急難告者必傾篋濟之自奉甚儉飲食麤糲多僕婢所不堪尋常甘脆未嘗適口魚肉厚味有故偶嘗耳上以供師次飼其子與外孫下及羣婢而已節婦勤苦至疾篤尚手女工自身而外筭無兼衣死之日搜

一衣一飾可付質者無有也卒年五十有八外史氏曰節婦夫亡二十有二耳守志三十六年未嘗一日逸亦未嘗一日不哭其夫拮据卒瘞誨其嗣以成立可謂賢矣

毛節婦傳

節婦丹徒人前錦衣衛千戶唐朝璽之女孫同里毛一駒之妻也幼貞靜寡言笑舉止端方父母篤愛之嚴擇配得一駒一駒少穎異讀書一目數行下輒不忘年十三赴邑試邑侯拔冠童子軍文譽四沸唐氏乃以女許字焉既歸一駒能盡婦道善事舅姑待姻婭以和撫臧獲以慈內外皆稱之無閒言也一駒得異人授天人之學棄舉子業隱居茅山白雲觀揣摩所授書常經年不歸婦內事姑嫜外支門戶無鉅細一力肩之舉男子子二女子子一而一駒得疾早歿哀慟不欲生誓與夫俱去姻婭勸之曰二孤方在襁褓若死誰其字之于是乃不死卽茹蔬不腥食矢志撫孤家貧內乏餅彘之儲外鮮期功之助莞然一身以紡績資生及二孤長從

外傳節婦勤義方嚴課讀無少寬貸也二十餘年而二孤成立授室生孫節婦怡然笑曰未亡人可以報先人于地下矣邑父母鮑公聞之以節孝旌其門卒年七十有八

外史氏曰節婦夫亡之時正在家道寒落之候內無儲蓄外無援助乃藉一手一足之勞晝夜辛勤日無虛晷乃能為孤完娶數十餘年雞鳴風雨夜雪曉霜其經幾何淒苦矣嗚呼豈非女中豪傑哉

南昌金節婦傳

節婦周氏南昌府豐城人金璉之妻也父祖皆素封家積累數千金婦生而貞靜幽閒不苟言笑不愛華靡澹泊如貧家女有女君子之風及笄適璉以恭順稱善事舅姑處妯娌以睦內外皆稱之璉任俠好結納四方賢豪長者揮數千金不惜尤喜周濟貧乏里中待以舉火者常數十家用是家遂破鬱鬱以不得博施濟眾為恨因早歿遺三孤皆在襁褓外無期功為之扶掖內乏應門為之

支持熒熒一身蕭然四壁節婦矢志撫孤以紡績自給不足則常忍餓以飽孤寒夜霜天一燈相對以女紅為務如是者十餘年孤始成立長男以藝游四方賢士大夫多與之往還孫男三人皆力學婦怡然曰吾可以報先人于九原矣年七十海內名公長者以詩文壽者數百家督學使者王誨存式穀廉其實以節壽二字表其廬鄉人多榮之

外史氏曰節婦生于素封而適于素封及家道零落安之如常至夫亡之時瓶罄屢恥若不可一日存者乃矢志撫孤伶仃萬狀而無悔心可謂賢女子矣

蔣節婦邱氏傳

節婦宜興人前博士弟子員邱謙之幼嫻女訓通內則識詩書大義善事父母父母絕愛之謹擇耦得山亭後裔蔣氏子臨年少好學遂許字之及笄日歸以恭順稱年十八舉長子彪年二十一生子篋方在孕而臨以疾卒婦誓與夫偕亡其母沮之曰若死藐茲

幼孫誰其字耶于是婦乃不死矢志撫孤未幾舉次子節婦奉而泣曰嗟乎天乎何日得汝兄弟成立而慰汝父于九原乎嗣因外家中落無所藉乃就居繼姑于宣城繼姑性嚴急左右婢妾往往逢怒節婦小心翼翼事之惟謹久之竟得其歡心而姑性亦化和平左右俱得安矣姑歿所遺薄產僅供喪葬家益貧饘粥不給節婦每夜支紅和熊訓子一燈遙遙漏盡乃休如是者幾二十年兩孤得續家學節婦怡然歎曰噫余未亡人可以告無愧于夫子矣節婦性端嚴言笑不苟甘淡薄夫亡即不茹腥平居足不履闔三尺童子罕望見其顏色歷四十餘年如一日當事皆以節孝表其廬

外史氏曰守節難矣而于貧家婦尤難蔣節婦夫亡撫齠齻兒上奉難事之姑下當困窮之候淒風苦雨寒月曉霜不知費幾許鏤心嘔血也噫守節難矣

宗節婦王氏傳

節婦涇縣落星潭王氏女宣城宗懿哲妻也幼有淑行舉止不苟言笑不妄父母皆愛之年十五歸于懿哲事夫子以恭奉舅姑以孝婉容愉色柔聲下氣得人子之道于是里中人皆曰宗氏有賢婦三黨姻婭莫不交相譽而爭羨之明年懿哲以攻苦故得不起疾輾轉牀第者累月婦侍湯藥晝夜無少怠而疾益劇乃求于神禱于天請以身代而疾不痊遂操利刃屠股肉雜藥以進而疾卒不愈遂歿婦年十七哀痛絕食誓欲與夫偕去姑諭之曰汝方有身苟其誕男則良人不斬矣何可遽死乎婦乃不死又明年舉一男子子婦喜而泣曰予之不死可以無負良人矣遂茹蔬奉空王矢志撫孤舅喪姑復醮又喪若是者凡五節婦三十年間歷事五姑皆得其道其待孤甚嚴孤或步趨不謹卽泣而數之曰若無父之兒也苟其品行不端不齒于鄉黨吾有何面目見汝父于地下耶其方正如此郡縣皆旌其門曰節孝

外史氏曰宗氏婦十七而喪所矢志守節撫遺腹孤以至成立

可謂不負良人矣爲人臣者能若是豈非忠貞報國者乎

詹節婦傳

節婦浙江建德人郡學士舍生夏有人女也幼端莊貞靜不苟言笑有至性稍長通女訓女誠女史諸書母柴早歿事繼母王甚孝遂得母歡昇以家政乃得卯翼弟姝以成及笄字同邑博士弟子員詹開禧以恭順稱奉舅姑尤盡道三黨皆嘖嘖謂詹氏得賢婦有婦德者其後必昌詹氏其奕葉乎旣而開禧得危疾藥罔效醫者皆束手婦禱天求代割股肉雜藥以進乃瘳又二年而始歿婦哀痛不欲生姻婭力勸乃止遂矢志撫孤丸熊畫荻竭心血以教其後長子嗣祿康熙丁卯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次子嗣業以明經通籍皆著聲焉初甲寅閩逆變浙上游諸郡皆被賊節婦流離播遷家遂中落亂定復殫力經營每躬自操作與婢妾同甘苦夜或膏火不繼則從暗室中假坐片時乃就寢數年漸豐裕舅惟聖以名進士督學江右秩滿將還籍節婦患故居隘不足容遂營廣室

以待舅歸色甚喜及舅歿四方賢豪長者弔唁接踵卒得以成禮庶姑張無出青年矢節待以加禮出千金佐其私用厚卹其昆季以安其志從伯麟禧值中落歲饋薪水以供及歿撫其二子如己出喪葬婚媾悉力營辦母氏三喪未舉卽爲卜地妥之窀穸王印周姑之弟也歿于京師卽遣人護喪還葬遺孤存卹不遺餘力稍長延師課讀并爲聘娶宋茂才會祖姑之族也家貧爲代償營負娶婦假居資之餬口節婦天性好善每歲春夏交輒出廩穀分給諸親黨貧乏者一遇歲凶尤加軫卹壬戌嚴郡大水施米振粥城中活者甚眾癸亥歲凶米值大昂乃市米會城減價出糶丙寅災乙亥又災皆煮糜以振令家人肩挑桶挈分送通城陋巷窮民丙子積雪經旬施棉衣以濟貧寒丁丑歲又凶出廩粟平糶不足復會城運米以佐嘗從母氏歸輿中見淮安皮商亡金號泣道左召詢之知其金從鬻子來也卽如數償之以歸又嘗捐貲購石修城東路南關埠東湖壩各數百仞并修郡學鄉賢祠設通津渡船

四歲給工食每午日製藥濟病中元例施孤貧鹽米死無所歸者
施棺以殯及疾革猶念城中大疫遣市藥會城以救療其生平凡
姻婭瓜葛以急來告者無不周不足輒脫簪珥以佐之若贖鬻子
輓嫁婦修橋梁捐陳租宿負動盈千百皆出其本志無些微勉
強故閭閻有女賢豪之稱然其爲善不矜惟恐人知也及卒三黨
匍匐來弔者莫不哭至失聲城內外數萬戶聞者輒垂涕相謂曰
噫孺人歿矣誰其卹我乎嗟歎之聲不絕于道
外史氏曰吾聞節婦歿時適當嚴郡大水民無不舉首疾呼曰嗟
乎天乎悲哉何奪我賢母之速而使我顛連無告耶嗚呼非其爲
善之真且切烏能至此乎節婦蓋古之賢豪君子也豈直以節著
者哉

雷溪外傳卷十一

雷溪外傳卷十二

節烈部上

徐烈婦傳

烈婦朱氏永康侯徐錫胤夫人也年十七寡無子屏絕鉛華坐臥
一小樓讀書兼工書法善鼓琴每月夜侍太夫人撫絃一弄商音
激楚間者欲泣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賊陷都城家人皆辟去保姆
白夫人暨太夫人辟夫人歎曰吾命婦也國破家亡速死爲幸吾
焉辟于是夫人奉廟主列堂上積薪堂下取命服漬油服之太夫
人北向坐夫人西向坐命舉火須臾火發煙燄蔽庭太夫人倉皇
欲起夫人牽太夫人衣曰幸毋起引坐逼火而歿初夫人有婢四
並慧夫人絕愛之教之琴書皆善將火揮之婢四人泣曰夫人死
婢子焉辟死請從死已而一婢于烈燄中忽若有物挈之出擲諸
鄰家得不死亂定涕泣述其事如此
外史氏曰烈皇后從皇帝殉社稷六宮嬪御效死恐後一時節烈

之盛前代無有也公卿士下逮庶人婦女子慷慨自裁者所在多有而永康夫人爲尤烈焉嗚呼朝廷風化之原信夫

周烈婦傳

周烈婦者湖北安陸郡烈士周化龍妻也姓孫氏幼端貞適化龍以恭謹稱化龍少尚氣節崇禎甲戌流賊張憲忠犯郡率鄉眾禦之戰歿于陣烈婦聞之卽欲自殺以殉旣而思之曰夫子無嗣吾方有娠苟生一男以續禮祀吾亦無愧不幸育女死未晚也遂不死賊退求化龍屍殮于室志與同葬未幾舉男子子烈婦喜曰吾學命名曰昌冀其昌大先人之志也而教之甚嚴每篝燈課讀雖漏盡未常少借乙酉流賊爲我兵大敗竄走荆門大肆殺掠烈婦家當孔道左右婢媪力勸之避曰吾先人骸骨在堂吾去誰爲吾守吾當與先人骸骨俱存亡矣若等速行毋我顧也翌日聲息益急烈婦知不免毀容以俟旣而賊至操刀入室欲劫之去乃大罵

觸棺而死

外史氏曰余曩游安陸郡鍾祥諸生出邑乘示余載周烈婦狀甚悉因詢之諸生歎曰明末楚蜀屢遭寇難各郡邑銜壁操書開門迎賊者十居六七聞風挈妻子攜金帛棄城奔竄者十有三四求若孫氏死守夫骨與封疆俱存亡者百無一二焉嗚呼節烈炳日月矣

黃烈婦傳

黃烈婦東粵許慶公之女也幼許字聞中黃正夫年十七正夫寢疾巫者言當娶婦以魘之則愈于是乃歸合昏之夕正夫絕而復甦者再其病日益篤烈婦何湯藥操井臼勤機絲未嘗一日或怠如是者十有二年夫卒卽欲自裁如媪昆季諭以姑在泣勸乃止然無日不痛哭其夫也服滿又二年姑病篤烈婦七十晝夜侍側慇懃奉事雖漏盡呼無不應及卒曰是可以從夫子地下矣遂縊死錫山布衣平漢英作文弔之略曰想其十五來嬪伉儷十年應

無錦幄鴛鴦之好及廿六守志辛勤五載徒傷繡幃蘭蕙之姿其詞甚悲讀者傷之

外史氏曰古人有云慷慨赴死匹夫易爲之也從容就義惟知道之士能之許氏適病瘠而無怨甘勤苦而不辭終以一死酬夫從容不迫可謂知道者矣

牟烈婦傳

牟烈婦李氏名玉弘貴州安順郡庠牟呈燦之妻也幼讀書明大義善鼓琴不事紛華動靜守禮八歲即以端莊稱大父本深提督黔省烈婦隨任署中男婦數百人見之皆敬畏會吳三桂反密約本深俱叛烈婦知之卽詣大父前痛陳大義極言

國恩深重負之不祥且吾祖位至提督武臣盡階又欲何望耶若思分茅錫土爲子孫計莫若陽爲賊許陰請于

朝伺賊軍下楚卽勒兵扼吭與

王師首尾夾擊三桂必擒在

朝廷必以其爵爵吾祖而富貴可世保矣否則徒自速亡耳奈本深蓄心已久又爲左右所持不用其言烈婦知必敗因母命竟自適牟氏事舅姑以孝待妯娌親族多謙讓無驕矜之色及三桂伏誅從逆家口例當籍沒至出嫁女律無緣坐而烈婦以才貌故爲人覬覦險入籍中牟生歷訴于官當事知其冤累爲申救烈婦知不免卽以死誓乃出其所有盡散家人至詩章文稿悉付之火曰毋令郎君他日見之酸心也迨縱騎至訣別舅姑與夫偕行將抵會城之前夕于旅舍具酒酌夫曰妾與君緣盡茲夕矣幸滿飲爲別還家善事高堂好自珍重毋以妾爲念也乃潛短刃于衣示之必死且曰妾聞忠臣不君二君烈婦不夫二夫妾旣委身于君豈肯覲顏二姓妾聞報卽欲一死明志死于家恐爲君累且不忍以慘狀令兩垂白見故遲忍至此耳明日乃妾絕命之日也遂相持涕泣達旦抵會城檄發新貴縣收繫烈婦肩輿至署抽伏刃自剄而死巡撫楊雍建憫其烈捐金助葬輓之以詩曰從容就義古稱

難誰識紅顏只笑看會見官衙明樹節冰霜凜凜逼人寒寧謂佳
人冒出奔孽緣還是祖遺孫恐將夫婿汗清白刃臨歧和血吞
先是除夕烈婦與夫鼓琴三弄俱變哀聲既而七絃皆絕乃瞿然
起曰異哉疇昔之夜妾夢山壓已不勝今琴絃盡絕得毋有不祥
乎遂持夫泣不復鼓果踰午而烈婦死
外史氏曰牟氏婦深閨一小女子耳即識
國恩深重不可或負乃痛陳大義勸祖謀賊及棄其言知亡無日
矣遂有牟氏之適似可與權者至遭意外即飲刃就義可稱臨大
節而不可奪者矣

陳烈婦傳

烈婦湖郡德清縣陳永瑞之妻文學沈珩女也生而淑均靜一深
湛不妄言笑六歲母亡十二歲父卒與後母居奉之甚謹兄貧嘗
鬻女工佐給十六歸永瑞事舅姑以孝稱家故貧舅又日游于酒
每挈嫁時簪珥往列肆中軒衣脫冠坐引觴浮白以醉爲度突煙

時絕弗顧也而烈婦怡然無愠色未幾舅卒家益困烈婦晝夜縫
紉不能贍嘗飲飢以給姑康熙庚申夏永瑞故無嗣烈婦慟絕者
再既葬哭無虛日明年有諷之嫁者烈婦泣曰妾生不辰兄貧不
能存夫家又無依自分終有死耳然猶須與緩者以姑在未忍也
寧敢偷生以求活耶語畢大哭甚哀自是往往中夜獨語非復
曩時沈默矣姑憐其少謀嫁之烈婦聞之即還母氏泣謂兄曰兄
家妹死所矣翌日姑自往迎仍同舟歸潛漚營爲綯屨詣姑所泣
拜曰儻得寬假于姑以俟服闋而死婦之心也如其不許敢請辭
姑姑引綯焚之烈婦不死其從祖鏞諸生也鏞妻素遇之厚烈婦
往愬其志乃畱明旦微聞越日來迎即與親知訣曰妾今乃可以
死矣家人懼皆戒嚴烈婦又安寢如故眾皆疑爲詐相與目笑之
既旦烈婦振衣理妝自縊而卒年二十三
外史氏曰沈氏以一貧家婦能于死生之際從容不迫以義自裁
嗚呼賢于富貴者遠矣

楊烈婦傳

楊烈婦御史楊贊玉文瓚之妻文瓚浙江寧波鄞縣人少明敏攻苦力學司理李清拔冠童子軍以其貧因延爲子弟師日與李氏諸昆季相切劘爲文每會輒靜夜篝鐙取眾所作采集其美而鏘鏘成篇如綴狐白裘然己卯秋舉孝廉出歸安令李長倩門年三十矣以貧故尙未授室至是有賈人某以女妻之上春官不第我朝既定兩京文瓚聞閩有監國徒步走上書監國奇其才授監察御史多所建白不盡用丙戌我兵入閩御史大夫李長倩飲藥死瓚奔哭大慟乃歸里然潛與舟山通警家發其事逮者叩門某氏謂文瓚曰此必獲君私書君直往直任耳無怯也文瓚至庭果慷慨受戮某氏聞之不哭往收其屍詣其族之能文而同志者再拜乞言爲傳夫之生平旣成勒石而藏諸墓徧辭尊行返室自經死外史氏曰烈婦賈人女也能知大義當其夫死不哭人固疑之矣孰知其欲爲良人志不朽而從容以死也豈非巾幗所希觀哉

張烈婦傳

烈婦鎮江人編修夏鄰湘女兄同郡張星煇妻也性謹嚴舉止有法言笑不苟數歲時家人有女道學之稱父因教之讀書稍長卽進曰竊聞婦道主中饋操織紉而已多讀書奚爲父奇之曰此女他日必能盡婦道遂不强及歸張家貧孀姑卞急難事左右往往得罪烈婦乃婉容愉色曲意承順姑甚歡數年內外無閒言己亥海賊鄭成功大舉入寇犯鎮江兵弱不能支有司舉城降寇敗自江寧還大掠城中一賊欲犯烈婦烈婦不屈賊以刃脅之烈婦大罵曰吾頭可斷身不可辱汝寧殺我汝寧殺我引其頸賊大怒揮刃連斫頭裂爲四仆于地旣而賊大至縱火焚廬舍一城皆然烈婦絕復甦匍匐入延燒之室曰與其生爲賊子辱孰若死爲清白鬼竟臥火中死

外史氏曰夏氏世有婦德烈婦大母在先朝卽以苦節旌蓋沐其教素矣余聞賊去後執政因郡城之降乃治大獄逮及士大夫緹

騎四出由是縉紳家婦人女子恥沒入投水自經服毒死者纍纍
嗚呼豈非聞烈婦風而興起者乎

劉烈婦傳

烈婦朱氏劉弘基妻也世居歙州順治開徙居通州既而復徙于
泰州寧海里姑先卒舅耄且多病烈婦蚤夜伺寒溫飲食不失度
無敢或怠先賢稱司馬溫公善事其兄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
烈婦于舅亦猶是也弘基病瘵烈婦待湯藥扶臥起晝夜不解帶
不交睫者幾三載弘基將死語烈婦曰我旦暮人耳子年少宜自
爲計烈婦悲憤泣下曰君如不起我不獨生己而弘基目瞑烈婦
卽自經死時康熙癸丑秋九月望後四日也烈婦旣死弘基復甦
問其婦家人具以死告乃笑曰彼謂我疑之遽至于此我卽死不
患與草木同腐矣越一日復絕乃同殮以葬于東里之高坪或曰
婦所居故向某烈女處所也地之鍾靈其或然歟

外史氏曰烈婦勇于蹈義夫死卽殉可謂烈矣余獨怪烈婦之死
不爲少緩須臾脫其夫復甦竟得不死其奈何哉嗟乎所謂從容
就義者難也雖然若烈婦者可謂慷慨赴死易者矣

洪烈婦傳

洪烈婦歙縣諸生程乙生女同邑文學洪碩長子枚效妻也幼性
孝事二親以道母善病侍湯藥未嘗怠祖母年高又代母事祖母
極其婉順鄉黨以女孝子名之及笄歸枚效以無違稱時夫在重
慶下婦竭力事兩世尊輩皆得歡心枚效篤學以攻苦故得疾不
起婦號泣至失聲歛俗少亡不宿葬婦將扶櫬出私語婢曰吾不
復返室矣蓋欲死夫隴也舅姑知婦有死志嚴戒勿行婦不得如
志大慟告姑曰從兒三言卽不出可也一母瘞吾夫叢冢二闢穴
必二三勿遽掩以待新婦同歸姑佯諾之于是設木主於室朝夕
上食如生每哭必慘動天地鄰里爲之悽然如是七且暮爲夫舉
奠奠畢悉出簪珥奉姑嫜及母並諸親屬有差唯存衣數襲爲殮
具遂止哭不食以待盡其母葉與祖姑姑垂涕以勸者萬端姻婭

泣而慰者百數皆勿聽姑泣曰姑與夫並重汝殉夫棄姑可乎婦曰姑之責婦是也然有妣在兒未敢以背夫也終不食凡十有五

日而死去效死二十有二日耳周身衣禪屨履皆聯紉蓋不欲斂者見其膚也其死猶謹嚴如此年二十

外史氏曰忠臣值天不祚國異姓受命慨然引頸就刃以明不二

爲天下存綱常也程氏夫亡無子卽決烈一死以明從一與忠臣

當社稷淪亡事不可爲慷慨蹈義者同一轍矣嗚呼烈哉

溫烈婦列傳

烈婦烏程葉茂林女同邑溫七里妻也開麗靜好事舅姑孝年二十值四方亂婦誓不受汙每懷沈淵志崇禎癸酉賊亂里人俱逃野外婦妯娌嫂妹十數輩皆登舟矣婦未載賊猝至遂投河餘人因舟重自覆悉爲賊鉤出婦患不免疾趨深淵死琇貞無爲州沈志偉女也歸同里陸某陸有女弟曰蟾姑未笄皆柔靜婉麗乙亥流賊寇州城垂破琇貞乃與蟾姑攜手投井死後井上每至暮卽

有二白鷺翔舞哀鳴片時而去歲久乃亡人以爲貞烈精靈所化云袁烈婦陳氏坊者之妻也少負冶容鄰有惡少年窺覷之婦怒語其夫常佩刀自衛康熙丁未春坊者遠出少年欲逼婦婦揮刀拒之力不勝反爲所殺年十七以貧故意不得

上聞烈婦姑蘇人

外史氏曰江南北亂離以來婦人女子以節死者多矣不五十年竟無有道其姓氏者予竊憫之故不惜按采而文獻又不足徵挂一漏萬每扼腕焉若此二三女子皆貧家婦也不亟表章則湮沒矣嗟乎嗟乎

施烈婦傳

烈婦朱氏湖州郡北下蕩里施九政妻也九政賈于楚婦與姑居去族人九恩家不數武九恩見婦麗欲姦之數來慰姑婦輒避去不得閒他日乘姑往姻家九恩直前逼之婦號救而九恩脫去婦語姑曰兒雖未辱誓不與俱生姑方憂婦之必亡也然婦竟不死

居月餘九政歸婦嗚咽言狀九政曰我固將訟之奈無證何婦曰
妾乃君之證也九政曰我待汝于庭九政既行婦涕泗與姑訣懷
營綯直入九恩家語九恩母以死狀母素悍以婦小弱女子也計
以詐卻之狂叫號躍佯欲投水死時聚觀已數百人見婦噤不出
一語徐入母寢室若悔迫人死者皆持母力勸母固不死而婦已
縊死久矣事聞有司坐九恩辟而表其墓曰貞烈婦死年十七
外史氏曰古烈婦有牽其臂卽斷臂以示不辱者嗟乎烈婦人固
可畏哉若九政妻未見辱也而必一死以明節此其志凜若冰霜
堅如金石不可撓矣且從容就義雖古烈丈夫何以加哉

胡烈婦汪氏傳

胡烈婦歛縣汪用嘉女也字玉真幼聰慧有至性沈默寡言笑早
失恃隨父徙居浙江父以流寓補經興郡庠生博學有聲譽于武
林教授生徒玉真甫六歲伺絳帳聞諸生讀書聲卽了了記憶不
忘乃持一卷且聽且讀輒認識字句問難于父請講解父大奇之

期年通論孟學庸又期年通禮記蓋父所治經也旣而讀女訓女
誠女孝經諸書乃掩卷歎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至于孝舅姑順
夫子操井臼勤織紉乃婦道一端耳及笄歸太倉胡生震若以婉
順稱孝事舅姑舅姑歡相愛也如女子子舅姑有疾嘗徹夜不寐
以待湯藥姻婭皆敬之謂能盡婦道閱四年而震若病卒婦日夕
悲號欲以身殉家人皆戒嚴不得開康熙壬寅春姑往姊家賀歲
患婦有變亟歸而婦已雉經夫棺之右矣衣皆密紉先日手書一
緘報尊輩其大略謂不能俱生不忍獨生不敢偷生之義云年二
十一

外史氏曰衰世婦人多不能盡道往往朝秦暮楚求其死節者難
矣及我

國家以節義風四海故婦人女子皆知重名節而輕死生猗歟盛
哉

楊烈婦王烈女列傳

楊烈婦毛氏河南葉縣人字同邑楊某事舅姑甚孝期年楊卒烈婦哀切誓死不食姑嫜力勸之終不食曰願早從良人于地下遂死國人哀之爲之賦鴛鴦同時有王烈女者昆陽人也幼有至性事二親甚謹許字同邑某貧不能娶里人某豪而多金窺見烈女美欲謀爲子婦乃以金帛重賂其父父固貪夫遂以其女改許之烈女哭泣數日夕不食求死其母固勸之不聽乘閒自經于庭樹而死江都卓爾堪過其廬作詩以弔其略曰昆陽一女兒生長在田里聰慧性所生清白能自矢盈盈年十五許字貧家子阿父愛黃金將女欲他適女兒得聞知怨恨裂肝腸流涕向阿父永訣詞語哀媒人是鬼伯逼兒赴夜臺奉事非不周大義不可乖入戶更衣裳含淚封綵絹無緣作新婦畱供阿父饌隨身何所有素頸繫白練身與螻蟻同魄願化海燕海無棲夫家隔世識夫面讀者悲之

外史氏曰毛氏夫亡欲早從地下不食而死蓋篤于義者輕其生

矣王女志不二天甘心白組可以巾幗目之乎

韓子瞻妾傳

韓子瞻望

國朝壬辰進士也順治己亥榷關杭州有惠政商賈多感之任滿還京師以疾卒于道僮僕皆散去惟一妾年少且值海賊鄭成功入寇江南道阻不能扶柩歸還喪于杭久之有強暴者瞞妾豔且多金欲謀踞之誘以白計皆弗聽聲言欲劫以恐之妾聞卽整妝縊死于子瞻之棺側年二十有一杭人鳴于官殮之室以俟韓之家人至初妾畜一貓色白如雪甚可人嘗依于妾妾嬖之與之同寢食未嘗須臾離也及死貓哀鳴不已繞其屍嘯者數日夕旣殮貓卽不食竟餓死棺上人以爲貞烈之感云寇退家人至夢妾告以強暴侵凌故且言所蓄金帛如干爲某某盜去今在某地家人訟于官卽逮強暴及盜物者悉置于法人皆稱快

外史氏曰韓子瞻吾不知其何許人也居官以廉潔著浙西至今

浙人猶稱道之及其身故妾以榮榮一身不受強暴汚而決烈以死非尋常婦人可能彷彿矣至于貓竟能餓死以報之噫毋謂畜類無情也

蕭烈婦傳

蕭烈婦四川渝州人適雅黎參將同郡某舉一子一女同夫之任滇中既遷雅黎烈婦同子女畱滇既而永王奔緬我兵至烈婦知不可爲乃以臨別贈夫詩有驛梅驚別意隄柳暗離愁句分其字詠十絕託鄰老護其子從閒道之夫任卽自殺其女然後縊死其詞曰馬革何人能裹尸四維不整笑男兒幸傳碩果存幽閣驛使無由到雅黎木偶同朝止素淡人情說到死真難母同幼女齊含笑梅骨稜稜傲歲寒苟活男兒氣節林文章華國總堪羞馬嘶芳草香魂斷驚醒人閒節婦流口中節義世誰無力挽江湖逝浪虛刀鋸不移巾幗志別無沾滯是吾徒立也堪傷坐也傷日沈誰與起斜陽心憐夫嗣兒還父意慘君讐女伴娘士兵劫過又官兵日

望征夫不欲生匹練有緣紅粉盡隄邊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冠蓋凋夕陽古道冷蕭蕭耳邊似聽貞魂泣柳絮因風若爲招日前送別出陽關立志當如鐵鑄山音信好憑天末寄暗傳君婦已投環凶莫凶兮國喪亡內庭無救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事離卻塵氛骨也香不黍離離實可憐火焚誰爲救眉然心灰猶念吾夫子愁殺疏林泣杜鵑讀者悲之

外史氏曰獻賊之亂巴蜀最慘紅顏好女遭淫戮者不可勝計乃蕭氏義存夫嗣自殺不辱嗚呼可謂智勇雙立女丈夫矣

涇陽烈婦列傳

序曰明末賊起秦中西安受毒最慘婦人女子以節死者難更僕數惜不得其詳不能一一爲之表章第以見聞所及紀載所有涇陽女子三十二人列爲一傳以爲後世閨閣風亦名教之少助云爾

涇陽周子來諸生也妻楊氏有淑德崇禎己巳賊亂被執欲挾之

去婦大罵奪刀自刺而死布衣李三台妻黃氏年十七結褵甫三
月賊至投閣而死農人黃望甫妻席氏年十五未嫁賊執之上馬
從馬上躍入溪中死吳伯輔妻鄭氏年十六賊欲執之行不從大
罵不輟賊怒攢刃殺之劉大妻韓氏被執欲污之乃齧賊鼻不舍
賊殺之郭青霞妻朱氏年十八有姿色賊欲污之抵死不從賊縛
之亂箭射死王九皋妻姜氏年十六美而豔賊欲挾之行大罵不
從賊怒剖其腹而死沈三省妻徐氏年二十二匿崖壁聞賊至投
峭壁死郭來輔妻羅氏性貞淑事舅姑夫以恭順稱賊至與羣
女子同匿崖洞聞賊縱火焚之同匿者爭趨出羅獨赴火死姚氏
者姚登祿妻也年十九被執不從奪刀自刺其胸而死王進祿妻
潘氏被擄奪賊刀毀貌復投峭壁死王福盛妻馬氏甯一鵬妻楊
氏賊縛之馬上道遇井求飲賊解之下俱躍入井中死楊氏者王
三有之妻也性孝事父母舅姑皆能盡道遭亂卽以鍼紉衣禪履
鞮爲一乙亥秋九月賊至被掠大罵不從賊怒先斷其手足猶罵

不絕口遂刳其腹而死忽有黑犬守其屍逾三日賊退家人歸瘞
訖夫乃去人以爲貞烈之感云師變元妻韓氏田家女也有淑德
平日不輕言笑賊掠之不從拔笄刺喉而死柴良卿妻賈氏避賊
山中賊迫良卿走不及投井中死婦歸覓夫見夫死亦投井死年
十七生員康嗣昌妻王氏被執欲污之抵死不從大罵不輟賊怒
殺之楊方妻訓導于徵之女也年十九賊執之行氏攀樹大罵不
從賊怒殺之持其頭投諸壑有狼守之不去方覓得之狼乃行牛
象煜妻白氏被執罵不絕口賊怒焚殺之國學王運昌妻何氏年
二十賊令入廚爲具卽操廚刀自剄而死王三統妻陳氏賊欲污
之不從庭有井投入而死韓爾訥妻張氏避高樓去其階賊至不
得上聞其美招之下不從欲縱火氏以襦褌子拜託乳媪曰韓氏
惟此一點骨血不存則絕矣惟善字之遂墮樓而死年十八其子
得全任盡禮女年十五賊掠之行女佯從之行至井旁卽躍入死
何承怡女年十四同母避窖中賊獲之母子俱不屈母持石觸頭

而死女以頭觸石而死焦希商妻李氏賊至迫其居遂投繯而死
張佐妻李氏賊豔其姿與一扇氏佯受之給至井旁躍入死之李
魁吾妻楊氏賊迫之行不從殺之生員韓鼎妻許氏年十六賊見
而說之挾之上馬不從張目大罵奪一賊利刃自殺牛應麟妾齊
氏賊至攜子避樓中賊攻樓不下欲焚之氏推子墜樓得生自焚
死周仕輝妻失其氏美且淑或曰屈氏甲申賊欲掠之上馬不從
大罵不輟賊怒擄刃連斫而死王養心女年十四賊欲污之不從
投井死王之臣妻呂氏賊強挾上馬由馬躍下者三賊怒殺之王
三秀妻陳氏賊執之不從大罵不輟乃殺李家娘者江都李氏婦
也乙酉城破被執欲污之不從觸牆而死年十七
外史氏曰涇陽屢遭賊難婦人女子以節烈死者不僅三十二人
也僅存三十二人則死而無聞者多矣嗟乎僅五十年來節義姓
名已成腐草秋風是誰之過歟嗟乎

廖氏三烈婦傳

廖氏三烈婦者福建泰寧縣諸生廖愈達之妻李氏暨妾汪氏張
氏也李性淑慧讀書通大義事愈達甚恭愈達垂四十無子李憂
之爲納妾汪氏數年又無子又爲納妾張氏李待二妾甚愛暇則
持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面坐二妾侍坐爲講章句大義及古
今貞淫善惡事二妾遞奉茶果以爲常又嘗爲二妾講仁字義曰
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豈第男子哉婦人亦然
耳丙戌秋我兵下福建唐王奔江西追兵至泰時愈達病瘡攜妻
妾走南石砦砦四面壁立素號天險故遠近百姓俱竄其中越日
兵至攻砦甚急砦中人懼出砦前門走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
人眾擁擠不得下旣而羣呼兵已從後門入矣李聞之遂從砦口
展兩手投崖下死愈達無可奈何亟攜二妾奔別崖伏荆棘中未
幾按兵至愈達遽瘳發什地張亦投崖死愈達出金進兵兵去汪
牢把愈達衣伏其後頃之遙見一將軍拔刀南向立指揮羣卒巡
邏山前後嗚咽叱咤猙獍如虎狀汪乃大哭曰詎能免乎君善自

保奮身投崖石之右復擊而搏于左骨爲齧粉時李年三十九汪年二十五張年十八

外史氏曰士大夫平日皆知殺身成仁之義及于死生之際每濡忍不斷卒貽千古笑三烈婦可謂不求生以害仁者矣

金烈婦傳

烈婦名家璧字連城上元諸生趙客菴女歙縣上舍生金某妻也性淑慧數歲卽通詩書大義客菴嬖之謹爲擇配得上舍少年都麗擅文譽遂字之奉夫子以恭順稱事舅姑能盡道上舍工辭賦游京師京師名下士多與之交時裕邸有愛士之譽上舍歸之命賦太極圖立就遂禮爲上客因賜館迎家璧同居康熙乙丑夏上舍中暑病不起與家璧訣曰我死汝年少無子舅姑老不可倚也幸自愛毋徒自苦家璧泣曰卽君母作是言也脫不諱妾當相從地下敢偷生自辱以辱郎君哉言訖上舍目瞑家璧哭之慟卽命家人購棺二誓從死王聞遣宮媪力勸之再勿聽曰婦人有子則

守無子則殉道也今妾無子不偕亡人俱往又何待乎吾部署歸葬計定則從此長辭日月以歸矣幸媪爲我謝王也旣殮上舍乃設卮舉奠從京師俗召梨園侑死者觴大集宿所交鄰母數人酣飲竟各散去奉書舅姑畢投筆取帛自縊而死年二十有五

外史氏曰余聞烈婦善填詞有花嶼集傳于世其辭甚麗多斷腸句不意夫亡慨然一死又何其烈哉是年同月歙州程明度女適汪氏子夫亡不食死噫賢女子何重于義而輕于生耶

卞烈婦傳

烈婦武進卞湛聞妻江西贛縣張星女也星幼性孝年十三值鼎革父某以諸生死于難母爲亂軍掠去星旣長思母彌切乃奔走二十餘年馳數萬里求母不得卽刻木爲像事之如生祭必哭哭必哀數十年如一日也流寓江寧生一女有淑德星愛之謹爲擇配乃假星學垂簾秦淮市物色英俊歲庚午星同里陳亭石從江右來湛聞亦客金陵相與交好以湛聞命法倩星推之星擊節稱

賞曰此造三十年孤高當以方外並王侯後三年必歸俗官四品
吾有一女願壻之亭石晒而退時湛聞以緇衣行導引術游四方
傾動貴顯殊無蓄髮志也湛聞居金陵三年舅氏自里至述其昆
季俱歿且無後曰祖宗一脈在若矣可勿歸俗求嗣續繼宗祧乎
于是湛聞果還宗星即以女字之婉順事夫甚恭久之湛聞北游
故所交游多資以金帛遂輸粟爲主事未及選以疾卒于京門人
扶輓歸婦哭盡哀旣葬更衣整妝設奠靈前盡出湛聞夙所愛珍
玩以供伏毒酒中奠畢飲之左右覺急呼其父進解藥堅拒不飲
曰夫天也天旣崩矣我何覆平安用生爲遂死
外史氏曰卞氏婦舍生取義慷慨一死湛聞有妻而星有女矣較
之尋常婦人三日汗病輾轉牀第以死者豈非天淵哉

丁烈婦傳

烈婦山東處士馬忠女新安明經丁宗孔妻也幼性孝善事二親
父病侍湯藥奉飲食常晝夜不寐及笄歸宗孔以恭順稱事舅姑

以孝聞于三黨舅先卒事姑尤謹雖子之于母不迨也宗孔少負
異才尙氣節任俠仗義居鄉黨能以公道自持里中有急難無不
立爲排解以是居人多詡之寄籍江寧江寧賢士大夫多樂與之
交康熙丙子春宗孔以壯志未遂鬱鬱懷抱得痼疾婦衣不解帶
寢不交睫侍病半載餘不得痊乃罄衣飾脫簪珥遠求良醫攻治
亦不痊遂徹夜禱天地告鬼神求北斗請以身代竟不能起宗孔
死婦呼天號痛吐血數升誓以身殉戚媼力勸之不解也姑泣曰
汝死奈老媪幼女何婦曰我無子義不可活大人自有伯氏在勿
憂也遂頓首伯氏及妯娌以老姑幼女屬之不食數日夕而死逸
民陳次和中聞而賢之作詩以哀私謚曰孝烈
外史氏曰馬氏事父母以孝事舅姑以順事夫子以恭以烈可謂
能盡婦道者矣

甘州三烈傳

甘州三烈者州人鄭珊妻石氏子原北直東安知縣以誠婦王氏

及女也王氏有淑德奉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恭舉一男子子僑柱
幼穎異年十三爲博士弟子員隨食餼一女子子年十一而遭鬪
賊之難崇禎癸未總制孫傳庭敗績死之李賊遂陷潼關入據西
安秦中諸郡邑望風降附惟甘州巡撫林日瑞總兵馬爌及紳衿
萬烜等效死城守賊怒攻圍百日武威酒泉諸軍皆觀望不進援
王氏姑婦知城必陷卽命家人積薪中庭僑柱怪而問之母給之
曰賊方用火攻將以防飛礮也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城陷賊至
其家掠僑柱去王氏左手扶姑右手挈女入薪舍以女覆瓮下趣
婢縱火火起俱燼烈燄申賊退僑柱逃回視祖母母已環抱畢命
矣發貧視之女弟死食下顏色如生衣履如故卽壘髻亦未燬也
因大慟殮葬之後僑柱以平吳逆功拜左府都督出鎮四川重慶
兩遇

覃恩祖母母皆
誥封一品夫人人以爲節烈之報云

外史氏曰明之亡也由文臣太專武臣不振以致賊燄蔓延披靡
而偃吾聞甘城旣陷軍民猶巷戰三日夜屍山積而無屈志鄭氏
三代女流能慷慨就義視死如歸較之望風款附諸士大夫不啻
霄壤之懸矣嗚呼烈哉

遂安方烈婦傳

烈婦遂安進士毛際可女同邑翰林方眾瑛次子奕昭婦也幼貞
靜舉止不苟善以禮自閑旣長通女訓女誠諸書事二親甚孝及
笄歸于方氏以恭順著結褵方五日而夫舊疾作尋卒婦年十七
矢志殉夫祖姑力勸之弗聽遂吞金珥一金條脫二腹痛不可忍
輾轉于牀者凡三日夜不死婦恚曰死若是其難哉豈天不欲我
舍生取義耶人定勝天天其奈我何遂遽登層樓卒然從牖躍出
墜于地體無完膚絕去半日復甦自笑曰是亦可以死矣而猶不
死耶天乎其奈我何母夫人及姑泣勸之曰若旣無子若死誰爲
若夫營窀穸司匕鬯終喪制乎若未可以遽死也若其少緩乎於

是婦乃不死遂樓居不履地無日不哭其夫每食必祭祭必哭哭必哀痛如初喪如是者十二年始舉夫喪乃下樓既葬泣告姑曰兒遵母與姑命以襄大事矣又復何求乎遂不食十有八日而死外史氏曰方氏婦夫一亡而卽吞金卽墮樓以求死可謂慷慨激烈視死如歸者矣及不得死奉姑與母之命乃緩死于十二年之後又何其從容不迫耶嗟乎烈婦樓居之十二年吾知其無日不以死爲心也無刻不以死爲事也則無日不在淒風苦雨之天無刻不在猿嘯鶴唳之候矣嗟乎嗟乎

雷溪外傳卷十二

雷溪外傳卷十三

節烈部下

卓烈婦傳

烈婦江都處士錢穎女指揮使卓煥妻也幼貞靜不苟言笑動止以禮七八歲時姻婭卽有女君子之稱及歸卓善事舅姑以孝聞舉男子子一越二年而甲申國變明年我兵南下史道鄰可法以相國出守揚州與權奸馬士英不合城久困援師不至旦夕且破烈婦泣語夫曰事勢至于此城必破破必爲俘孰若先死死當與稗子俱庶君無累易脫耳煥止之乃曰吾籌之熟矣君毋誤我也城將破家人謀匿後園時煥姑適王氏者少寡依母家年四十矣烈婦顧謂之曰堅城易破况堂隩保無擁刃突入相偪者乎與其俘而辱孰若死而榮榮辱在此時決耳遂抱幼子躍入池水死王氏婦大慟曰汝年少有夫在尚爾吾未亡人也更何待亦躍入池死煥有女弟二尚在室一爲王氏子婦見其姑與嫂之死也相

謂曰不死必將貽笑姑嫂于地下而大辱父兄于他日矣卽相牽躍入池死煥弟某幼鞠于烈婦繞池痛哭曰若等俱死我將安歸與其生見俘孰若死相依也亦躍入池池水爲溢外史氏曰烈哉卓氏婦也榮辱之言一出相率而入池死者七人一門節烈儼然與日月爭光矣

何烈婦列傳

何烈婦余氏浙東山陰何光衛妻也年十七適光衛十九值山賊變民間子女多遭淫掠其家去城十里賊所必經光衛欲圖避之走山中賃舍甫出門而寇圍郡烈婦卽以鍼密縫衣禪預爲死計明旦寇卒至乃抱幼女同從姪女唐氏婦走避道遇賊卽投水中旣沒復浮仰見唐氏婦尚竚溪畔乃大呼曰汝欲出醜耶可速下于是唐氏婦亦投水死寇退光衛返循溪十餘里得烈婦屍尚緊抱幼女而唐氏婦附焉值盛暑已越旬餘兩屍面色如生無腐穢氣見者驚歎其後二十餘年有海氏海氏者淮陰海州陳有諒妻

也貧乏不能自存夫婦走雲閒依親不遇賃糧艘而返烈婦美而豔爲運丁覬覦運丁固一軍之豪且多金欲圖姦而佯與有諒訂交烈婦知其詐密言夫曰妾與君雖貧賤然良家子也卽沿門乞食亦弗失爲清白男女奈何徇利與姦徒爲友耶願速計他行毋附其舟不聽抵蘭陵運丁復誘其夫往蘇買纜烈婦識其謀乘閒以鍼自履及韞自韞及禪自禪及衣皆密縫無隙明夕運丁果移舟西郭之荒犯之遂自縊而死外史氏曰嗚呼死之難也而紅顏爲身豈天地之氣不鍾于男子而獨鍾于婦人耶

吳烈婦沈氏傳

烈婦新安澄塘吳期伸妻同郡前進士江西提學副使道沈匡濟女也幼貞淑事父母孝匡濟罷官僑居松江設帳授徒期伸從父客松江因受業焉匡濟最愛女慎擇配故教授生徒冀得一佳婿以配女凡六年而期伸始來就學匡濟一見而大說曰此子他日

富貴必能以忠義著而吾女亦能盡婦道此真佳兒佳婦也遂以女字之生男子一女子一而

大兵圍松江城下期伸操戈鬪殺數十人力竭被執不屈死烈婦曳其子女奔屋後大池先抱女投諸水復抱其子欲投水其子若膠固于地者腕力盡脫終不得起而兵漸逼矣烈婦不得已舍其子自躍池中兵至岸時河涸水淺烈婦乃趨入汙泥深處死其子為族人收養得成立歸里

外史氏曰沈學憲一見期伸即許能以忠義著乃其臨難果克不屈嗟乎雖一韋布之士未能富貴然賢于富貴者遠矣其婦懼受辱欲母子俱殉乃天憐而保全其子得延宗祀嗚呼豈非為善之報哉

柴烈婦傳

柴烈婦崑山布衣沈徵祥女也年十九歸文學柴眉廉甚相恭明年北都陷天下洶洶烈婦即斷所織布染青皁色製短衣以為備

烈婦知書嘗從夫觀史至王蠲忠烈語掩卷而歎因請為解眉廉曰義重烈婦曰亦死輕耳又明年金陵定秋七月

大兵攻崑城甚急眉廉父某荷戈南城婦因語夫曰子往視舅脫城破我當自計也眉廉登城則城已陷失父所在反則烈婦已入荷池不即死兵至凡同行避者悉見俾烈婦以佯死免頃之姑從水草中出持烈婦泣相扶入室夜半家人潛聚作糜勸婦食婦不食泣謂姑曰兒頃者倖免懼卒不保辱父母之義以為大人羞兒終不能從亂兵求死況可從亂兵求活耶聞雞鳴即理嫁衣更之出堂泣拜姑不能起起而入室闔戶遂自縊而死越三日師旋女子鮮衣好翠隨之者不可勝數而烈婦獨無棺以嫁時衣器代棺火之也

外史氏曰戎馬未生于郊時或有道蔡文姬及樂昌公主事者里巷婦人皆能非之以為曷不早自裁決而遭辱如此然一當變故皆猶豫不忍至于失身嗟乎死生之際亦大矣烈丈夫且難之況

女子乎當烈婦從夫論史時其志固皎然矣遇亂慮辱以死自絕
嗚呼何其勇耶

江烈婦傳

烈婦歙縣人徐瓚女同里江承增未昏妻也性孝母早卒後母暴
待女不道女事之惟謹竟得母歡心及長許字承增先是烈婦舅
服賈淮南經三十年不歸姑命承增往求之既往則父子俱不返
康熙壬申冬東南沸傳

朝廷欲采吳越良家女備

太子後宮使且至矣民間有女者悉遣嫁已聘者促迎歸于是烈
婦遂歸夫家姑又嚴急左右承事者輒得罪烈婦婉容愉色下氣
怡聲凡百承順姑甚歡相愛如母子姑數郵書淮南促其子歸昏
而承增徇貨竟不歸甲戌夏五月以疾卒于旅烈婦聞計哭極哀
不食求死諸母勸之以百數不聽姑泣語之曰兒夫婦未謀面且
年少死毋爲也烈婦嗚咽對曰兒母既早失夫又無伯季可依昔

人云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兒已奉箕帚于膝下尚何從乎終不
食十日而死年十九

外史氏曰人情莫不惡死而愛生故丈夫往往當大節而逃卒貽
笑于天下徐氏一女子耳守一盟不改之志甘心餓死以殉夫嗚
呼不謂之巾幗丈夫哉

韓烈婦傳

烈婦涇陽處士郭瑾女也幼讀書識大義及笄歸同邑韓重琬事
舅姑甚恭重琬敦厚篤信弱冠以端方稱同里員賡載長者也見
而愛之以楚中齏務屬焉重琬悉力經營無秋毫私人益重之時
重琬偕父都閩君映僑居邗上邗固多富商大賈知其賢皆樂與
之交歲甲子重琬以星霜故得疾明年病劇屬郭氏曰卿無出我
死卿其速行吾目瞑矣烈婦艷然曰噫是何言哉韓郭匹也君名
家子妾豈華門女哉脫不諱當相從地下奈何以非禮言汗吾耳
耶烈婦侍湯藥晝夜不交睫者兩載餘又明年重琬卒烈婦號泣

不食者三日諸娣勸之食曰吾已早許夫子矣舉家皆驚奔告舅姑舅姑力勸之終不食曰兩大人有叔季奉養兒無子留何益左右固勸之乃忿曰吾生平無大過何不令我善終而欲凶死我耶左右大懼不敢強烈婦不食七日矣猶循牆走詣舅姑前拜別越三日乃卒

外史氏曰韓氏婦可謂不食其言者矣一許良人遂決志餓死殆與奇男子爭烈矣

胡烈婦傳

胡烈婦鹽城劉國用後妻也

按此集所載烈婦均係以其夫之國姓此獨兩姓劉字疑胡字之訛

用娶烈婦方四閱月而卒烈婦年甫二十哀痛不欲生誓與國用俱既殮乃裹國用前妻所遺幼子寂處室中閉戶羈牖不使家人窺七日出祭國用畢復入歷七日亦如之自是每七日皆如之家

人皆不得其故而心疑其有他志至七十日乃去其戶牖羈親治饌祭國用痛哭如初喪哭已仍寂處室中家人以為常不窺也舅

姑私相謂曰兒天婦年少孫非婦出今日之慟婦報吾兒盡矣婦去志已決不可留矣乃嗟歎久之始就寐迨曉烈婦已繫纆于國用之棺釘死焉舅姑終疑烈婦寂處室中七日事盡傾其篋得兩老人衣履若許幼子周歲衣若許兩三歲以至七八歲衣履復若許皆烈婦于七十日中所製也于是乃大慟而殮與國用同葬焉外史氏曰嗟乎烈婦既甘心一死何不即死于七十日之前而七十日中又復沈幾密智周旋舅姑幼子十年以後之事而後死嗟乎此七十日中吾知烈婦吞聲咽淚未嘗一刻忘死也嗚呼若烈婦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沈素瓊傳

沈素瓊名隱江都女子也幼聰慧讀書萬目輒記憶既長善鼓琴能作黃鸝悲鳴聲聞者欲泣工詩多傷心斷腸句母氏家貧遂墜落青樓然非其志也性愛佳山水游歷之際暗暗物色奇人從母游武林愛西湖名勝乃家焉獨居一樓嘗凭闌遠眺注目馳神于

南屏天竺閒悅然如有所遇輒拍檻大呼曰安得天下真才子抱
琴以從不復作煙花隊裏人乎往往作詩自況曰有恨人嗟琴在
室空彈野調寄情癡他日游孤山詠梅花曰自憐澹素無人識浪
託林逋處士家蓋畱心擇木無意于溫柔鄉者久矣有夏生者杭
州府學生也風流都雅素瓊一見而說之卽以心許賦詩贈答盡
露素懷遂歸于夏生爲側室極其恭敬與嫡歡相愛若姊妹無何
夏生病卒素瓊哭失聲旣殮撫棺大慟曰妾以憐才合忍不以憐
才相從地下乎乃沐浴整容賦絕命詩一章自經于夏棺之側
外史氏曰青樓人盡夫也烏知有節義哉素瓊適夏生死卽殉之
豈非巾幗鬚眉煙花淑女乎殆與關盼盼並傳矣

陳烈婦傳

烈婦華亭博士弟子員楊仰崑女同邑璜溪里陳復舒妻也幼穎
異數歲通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訓女誠諸書徧覽二十一史家人
有女博士之稱事父母孝如成人年十二失怙未幾又失恃遂歸

于陳姑沈婦姨姊也愛之如女烈婦順志承顏歡無忤操井臼工
緝績儉勤是力舅大喜私謂姑曰有婦如是家其興乎舉男子子
三女子子一適當鼎革

大兵臨城下家人報游騎至者三促烈婦行烈婦曰王師也庸何
傷其否也吾得正斃于家焉苟倉皇行必遭戮辱不如不去卒不
行而行者悉被執旣而游騎至執復舒欲殺之傾囊請命不許烈
婦奔救騎見烈婦美乃舍復舒執烈婦烈婦度不可脫顧謂復舒
曰君父子須疾去吾當不爲若輩辱于是復舒挈其子以奔騎促
烈婦行烈婦神色自若紿之曰姑緩余趨故徐行度復舒父子去
遠乃躍入璜溪死

外史氏曰鼎革之際三吳死者夥矣雲間士大夫舍生取義者稱
陳臥子爲烈臥子亦璜溪里人也與烈婦一家又同里豈忠烈萃
一門耶嗟乎烈婦以一死與十萬貔貅爭此璜溪帶水可謂勇矣
余烈婦傳

烈婦蔣氏遂安銅山民余和上之妻也幼端莊嫺于內則及笄歸和上以恭順稱事舅姑能盡禮姻婭皆稱之曰孝明年舉一子越二年順治乙未歲饑秋八月盜起開化延及遂安遂安皆城守十月遂侵銅山銅山人率老幼匿深谷中烈婦即紉其衣履禪衫爲一抱幼子與姑伏草莽聞賊披山得烈婦美而豔欲污之烈婦不屈且罵曰死賊我曹雖窮民皆良家婦也若輩戕無辜天必速誅汝肯爲汝辱耶賊怒露刃脅之烈婦益不屈大罵不止一賊奪刃前斫斷其首烈婦猶緊抱其子植立不僵其姑隔山見之大慟賊退匍匐來取其子烈婦乃舉子投姑然後什賊眾遙望之大驚揮刃殺烈婦賊即悻死于道烈婦死年二十有二

外史氏曰吾友汪溥云死之于人大矣哉刀鋸在前斧鉞在後振之以威脅之以勢雖素稱剛強苟其中無義理以爲之宰鮮不惴焉心怖而稽顙乞命矣烈婦甘心刀斧不肯受辱者義理主于中而心不動也余于烈婦紉禪衫時而識之矣

劉烈婦曹氏傳

烈婦曹氏歙縣人幼失怙恃九歲即字向邑劉某劉固赤貧僅有寡母烈婦事之甚孝姻婭稱之無間言無何劉以疾卒烈婦號慟失聲誓俱死姑曰爾死是欲填我于溝壑也自是烈婦不敢嘯唯力績以養姑未幾里有富兒某以貲充撫軍胥策衛過其門見烈婦美而豔說之欲謀爲繼室知其貧謂可貨而取也乃陰賂所狎尼持幣以訂于姑姑念其無出且年少竟諾之行且有日矣烈婦知之飲泣不能語但以所存囊鏹餼粟之數白姑若畱以爲身後計者明旦整妝投池中死邑諸生殷曙聞而哀之懼其湮沒無聞發爲詩篇大書而榜諸郵亭以示通國行旅過而讀者莫不悲烈婦之死而誦殷子之善傳烈婦也

外史氏曰人情喜富厭貧大抵而然婦人女子尤甚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烈婦窈人婦耳一旦富兒娶之未有不心動神往歡然就道惟恐去之不速曰今而後可以無饜糟糠哉又孰知其大不然

乎嗚呼若烈婦者可與天都並峙矣

潘烈婦傳

烈婦歙縣羅念祖女潘廷諫妻也父早卒母程患篤疾藥罔效女憂之刲股爲羹以進疾得瘳鄉黨有女孝子之稱年十七歸廷諫事舅姑一如事母歲癸酉廷諫以貧故遠賈于外舅患背疽烈婦代夫侍湯藥當溽暑疽腐不可聞烈婦數爲拂拭人皆掩鼻烈婦曰果臭耶我卒不聞舅瞠目視之曰吾昏向不知侍者何人乃新婦耶新婦速去毋觸穢也烈婦曰兒乃不聞何穢乎卒拂拭如初舅卒哭盡哀廷諫奔喪歸以痛父故遂成疾烈婦日夜不解衣不交睫者兩載如一日廷諫疾篤語烈婦曰若自爲我家婦甘荼如薺孝事二親吾甚愧汝汝年少且無子家乏宿春何以苟延我死益歸而母家烈婦泣曰君休矣君策爲病計無爲憂妾脫不諱當相從地下歸母家何爲也已而廷諫死烈婦擗踊痛哭視含殮置棺于堂奠畢遂闔戶自經其母與弟排闥入救復甦環守之不得

閒烈婦給家人曰吾從母命不復死矣眾乃懈越日曰吾欲登樓取衣其母與俱烈婦更上層樓忽從牖中踊身躍下折兩臂不得絕有頃復甦曰移吾體于故牀故牀者夫死之牀也遂閉目不食家人力勸之終不食九日而死年二十有六

外史氏曰吾聞新安閨閣中歷多奇女子志乘所載節烈事不少焉羅氏決志殉夫而自經而墜樓而不食凡三求死而卒死焉嗚呼天都山川之靈何其萃于婦人女子之多耶

魏烈婦傳

烈婦明靖東將軍魏豹妻南韶道屠時中女赤水先生孫女也漸江人幼淑慧貞靜八歲通女孝經列女傳諸書明末從父宦粵及我

朝定江南平八閩豹以總兵官擁立永明王子粵西以功晉靖東將軍時中以女歸之封一品夫人將軍奉命怒在軍中率婢妾爲戰士縫甲綴裳辛勤不怠及

海賊戰夫人
奔黔旣又奔

滇將軍與夫人皆從之及將軍撫蜀塔天保共圖孫可望及歸滇事已壞乃追入緬後緬人以呪水誘殺眾官將軍持短兵格鬪力竭仰天呼曰吾爲大臣不能報國豈可死于賊手遂自刎夫人與子宗舉聞變亦自經爲內官趨救得不死乃佩利刃與孤相依脫有他故誓卽自殺壬寅還滇時靖逆侯張公勇以總兵官鎮滇與魏將軍有舊聞其妻子在乃收撫之于是夫人語其子曰曩吾不死者以汝無託耳今汝旣歸張公吾復何患吾得報先人于地下矣遂投繯死年三十有

外史氏曰夫人當亂離之時矢志無孤及孤有託卽以死報夫子嗚呼節烈峙山岳矣

孫烈婦傳

孫烈婦崔氏江寧人世居鍾山之陰高曾祖父皆業田女生而淑慧四歲聞其兄讀書輒能記憶久之執卷問難于兄兄異之每暮自塾中歸卽以日所讀書教其女弟一過目輒能成誦于是兄乃

請其父偕之入塾穎異冠一堂三年通四書毛詩又一年輒能操觚作制科文矣才八齡也明年春父兄命之入塾女曰女子之道主中饋操織紉而已旣不能與諸君子角勝文場取科第以光門戶多讀書何爲卒不去及笄歸同里孫氏子璉以恭順稱未幾璉以疾卒婦無出璉之弟與姪觀觀婦之產逼婦嫁婦誓死不從遂以婦陰許同邑蔣氏子婦知之避于姊家璉之弟與姪偵其姊之夫遠客集多人劫婦出以與蔣氏子婦至蔣室號泣呼天誓必死蔣懼令老嫗與俱婦取筆徧書不幸二字于鏡臺復大書屍還孫三字于壁上抵暮伴使老嫗炊乘閒投繯死

外史氏曰余讀漢書荀采被父迫再醮書屍還陰三字于壁而縊死不意千載之下復有崔氏與之其爭青史光哉

譚烈婦傳

烈婦蔡氏六合高山集人幼端靜喜讀書尤愛讀列女傳及賀江夏女訓女誡女孝經諸編能暗誦一字不遺有至性事父母以道

許字天長譚氏子得疾臥榻者經年女聞之卽屏腥食夜焚香禱北斗求夫疾愈旣而夫疾益篤譚之父母求于神巫者曰若子結褵則疾可瘳也遂走媒妁以告蔡氏父母不許女垂涕曰女旣許譚卽爲譚氏人矣死且不易況生乎且男子有疾非妻子不知痛苦也彼父母尊行烏能晝夜周旋耶是病終不能愈也兒請往事之又不許固請乃許之旣歸之夕夫絕去者再乃甦婦晝夜侍湯藥不懈臥不解衣一呼輒起凡五閱月竟未定情而夫卒哭甚哀越三日盡以簪珥鮮好衣服獻于姑明日裹故衣一束遣婢遺之母又明日取敝裳衣給左右婢媼盡焚其敝屣姑慰之曰毋自苦吾兒不幸命也奈何新婦少幸自愛婦正色曰噫新婦何往乎至七日堂有客仍爲姑治殽核享之少頃呼之不應入視則經死矣年十九

外史氏曰吾聞譚氏子死父母哭之未慟至烈婦死則哭之慟弔其子者數人而已弔烈婦則以千計嗚呼貞烈之感人深矣哉

蔡如衡妾王氏傳

蔡如衡四川人前崇禎朝廬鳳道有妾王月者名妓也善謳工琵琶如衡慕之以千金贖其身嬖之甚月有至性事如衡母甚孝婉容愉色賢于子子常經年伴母寢母年九十餘多病月終夜不寐爲之撫摩母愛之如女如衡或呼之不至謝曰母年高需人服事彼婢媼安得痛癢相關須妾爲之周旋庶幾老人得安也如衡心異之嬖之益甚壬午流賊破廬州執如衡月牽如衡袂同至賊所如衡不屈賊曰蔡道汝老母何在如衡曰已逸之矣賊曰汝何不偕母逸乃與艾妾居者何耶如衡曰吾封疆臣當死封疆何爲逸賊曰吾知汝不怕死者令拽出殺之月大慟求同死賊曰汝非王月耶月罵曰吾卽王月死賊問我何爲賊曰吾聞汝善謳汝能謳一曲吾聽當活汝月大罵曰死賊汝不忠不義背天理叛王法塗炭生靈吾恨係女子不能食汝肉寢汝皮寧肯謳汝聽耶賊憐其姣不忍殺適有進茶于賊者賊令與月飲月從容接之直前連碗

擲賊中賊首賊大怒拽出斬之年十九
外史氏曰王月妓女耳歸蔡公則成良婦觀其對賊之言凜然可
畏哉且其孝事蔡母節殉主人真巾幗中賢豪哉
京口雙烈傳

龔烈婦謝氏興化人家貧徙居丹徒南門外磨腐爲生夫懦無子
有女年十四俱能以貞靜自持比鄰有惡少田五者素行暴結納
軍營豪強及無賴子弟放利行鄉曲人皆側目窺婦豔及女姣屢
以甘言挑婦婦婉謝之復以利誘婦婦亦不爲動挑其女女大怒
嘗曰若背天理多行不義必自斃尙敢作昧心事以污鱗我若頭
欲速斷耶田五忿之日邀羣無賴隔牆縱飲謳淫詞作穢語冀動
其母子其母不能忍泣請其夫他徙又貧不能舉久之田五瞞其
夫他往排闥而入欲污之母子大呼賊驚四鄰皆起逐乃逸去田
五益怒必欲污母子而甘心乃與無賴子謀爲僞券誣其夫貸錢
若干貫訟于官無賴子謬爲證官撻其夫責之償于是田五公然

逼婦淫婦呼天號泣曰我生不辰遭此強暴污辱至此尙欲何生
遂投水死其女曰母在尙見侵况母死乎亦投水死官聞之乃辟
田五

外史氏曰嗟乎龔氏母子身處貧賤能操志不爲強暴辱卒以一
死完其身嗚呼其氣凌岱岳矣

王烈婦傳

烈婦詹氏太平人年十七許字同里儒生王朝案及并朝案抱羸
疾不克親迎婦欲往省父母難之姑聞命輿之歸朝案疾正篤婦
顛天請代割股爲糜以進者再不效逾手歸之夕甫三十有七日
而朝案卽歿婦翦髮內殯號呼而矢曰予其殉也顧無子莫爲之
喪三年不相從地下者有如此髮旣葬勤女工恪事其姑嘗歸寧
母勸之醮輒以死拒其兄微諷之則曰殉有期矣不可二也幸毋
多言久之服當除卒勿除或疑其憚死憚死志或移乎一日悉檢
衣飾歸之母而次第澣其故衣詰朝寢不起姑及諸妯排闥入則

衣盡紉結宛轉于牀尚有微息曰死若是其難耶視其枕側碗有餘瀝乃鹽滷也嘗屑豆爲腐故竊貯啜之逾時遂絕康熙丙子夏四月也朝案死于康熙癸酉春正月至是凡三周歲餘三月外史氏曰烈婦當夫病劇而于歸甫三十七日而寡此三十七日中罔非辛苦悲惕之夙夜而無所謂燕爾靜好之晷刻也乃矢志殉夫又于三年喪畢之後則此三年之中又不知其幾何晷霜號月之傷心也嗟乎嗟乎

山東烈婦列傳

烈婦諸生孫陞顯女兗州汶上縣人同邑楊大典妻也年二十三大典病故卽日自經而死嶧縣褚懋祺妻沂州諸生任作侯女年十八夫亡無子一女復殤遂投繯死單縣烈婦張氏楊嘉猷妻嘉猷母亡過悼葬畢卽死婦年二十四絕粒而歿魚臺于氏夏九圍妻有殊色刈菜田中惡少李先知迫之婦死拒不從奪刃刺死濟南青城王我錄妻諸生霍洙修女年二十夫亡以遺孤託兄嫂中

夜自經死萊州掖縣潘璉妻霍氏年十九璉歿投井死膠州諸生張懋燿女適韓士楷年二十二士楷故卽自剄死靈山衛薛竹兆妻諸生唐士傑女也竹兆游學六載婦恪事嫠姑不懈康熙戊申竹兆卒于旅聞計自經死卽墨孫翊妻劉養沖女也昏方數月翊病卒自縊死年十九蓬萊把總黃金鼎妻戰氏順治丙戌金鼎征寇陳亡妻縊死棲霞劉坦妻諸生呂甲女坦故卽縊死寧海州庠姜尹東女適同里初皎昏未一載皎亡投繯死安邱王士亮妻諸生曹復之女也亮亡卽縊死柩前年二十三歲長山生員王旭之女歸同里生員沈鼎鼎卒亦縊死柩前新城王啟鶴女適長山生員王廷芳子王應夫死三日卽縊死新城生員耿弘文女適淄川孫氏子夫死亦縊死同邑貢生孫珍妻袁氏謝遷陷城不辱自殺太僕寺主簿韓茂椿妻亦同難昌樂李鳳徵妻張氏昏方兩月夫亡執喪成禮既葬服毒死安東衛諸生蘇桂妻江南贛榆孝廉張燈女結縊未兩載桂亡投繯死康熙壬寅年也

外史氏曰景卿甘醴爲天地之瑞龍鳳芝麟爲百物之瑞至忠孝節烈則人之瑞亦國家之瑞也諸烈婦蹈死不回捐生匪吝齒三尺以如歸甘鳩毒而如飴誠爲人之瑞國家之瑞矣

辭烈婦傳

烈婦鹽城郡庠楊績女上舍生辭衷妻也幼淑婉不苟言笑善事父母奉其大父八十翁尤謹及拜歸于衷琴瑟相莊事舅暨繼姑能盡道繼姑歿遺幼叔小姑撫之如子衷本儒素家遭歲凶婦竭力奉舅姑已則豆羹麥飯與婢僕同甘苦康熙丁丑六月衷暴病甚劇婦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旬餘時有身將娩猶終日立榻前不少休以致未彌月而產一女不育復侍立如初雖惡露淋漓勿顧也產後以夫久不食婦亦不食其母來視勸之食對曰病者食兒乃食卒不食刻刻爲夫揮扇至二十五日昏衷覺病革顧婦哽咽指二女屬以後事婦涕泣以聽旣而夫目瞑舉家環哭婦不慟惟整頓斂具遣一僕報其父母給二幼女寢閉戶自經而死舉家大

慟乃治雙棺越宿而衷復蘇母以婿復生亦冀女之返魂也三日不斂當溽暑面色如生無穢惡氣弔者無不歎異邑令鄭梅崖聞之以曠世奇節旌其廬

外史氏曰吾聞烈婦死之次日其母家庭中梅根忽產紫芝一本大如斗其光燦燦蓋婦嘗嬉游其下或疑其節孝精靈所化嗟乎龍鳳芝麟爲百物之瑞烈婦則人之瑞矣宜其相感而生也

林烈婦傳

林烈婦曾氏字如蘭福建長樂人也父柳谷與舅漢朝生同里長同學旣壯同賈于浙康熙初又同徙于仁和他日兩家同舉子遂約婚姻之好婦幼貞淑讀書明大義性孝及笄歸漢朝季子邦基事舅姑能盡道姑先歿三年喪無日不哭之哀也康熙癸未邦基得篤疾婦侍湯藥晝夜不懈勤懇懇懇禱天求代竟罔效旣死殯于室無子矢志同死不食者累日左右皆泣勸勿聽鄰里患其死而擾于有司也羣趨白于令令召婦至庭勞之曰若欲死節耶是

固美事也奈何上有髦年之舅下乏伯季之助熒熒一老置之何地耶何如奉衰老以終天年乎婦曰諾謹奉教歸而復食慙懃以事其舅而舅竟忘于喪子丙戌夏舅歿婦哭之哀既葬曰吾可以報夫子于地下矣乃沐浴更衣端坐于榻絕粒十四日而死杭之士大夫趨弔者如市前數年錢塘諸生吳錫妻戴氏夫亡吞金以殉弔者以萬計不十祀而曾氏又與之爭烈

外史氏曰曾氏可謂從容就義既孝且烈矣當夫亡欲死及聞邑令之教卽不死而奉舅及舅亡卒不食言夫亡于癸未舅亡于丙戌相去四載而終報一死豈非從容就義若古之明道之君子哉嗟乎爲人臣者當國家淪喪或失身二姓九原之下值烈婦能無愧乎

江西康烈婦傳

烈婦江西南昌縣少詹羅憲汝女安福縣孝廉康范生子景禮婦也初范生與憲汝己卯同出馬世奇門稱莫逆鼎革後阻絕音問

及吉安定郡守辱諸縉紳及范生憲汝以同門故趨脫之因共載走江寧俱家焉范生無子娶石城李氏生景禮時憲汝有女范生以意屬之遂兩心相許越數年范生挈家還故里隨歿憲汝聞計慨然曰我不以生死易初心曩小范意我已諾之矣小范者范生之字也因走弔與定盟女幼淑慧通列女傳諸書工繪事善鼓琴巧女紅每讀書至節烈事輒掩卷長歎或歛歔泣下左右常竊怪之憲汝垂歿屬其仲子光忻遣嫁年十七歸景禮未幾三逆變吉安爲賊踞景禮偕婦奉母匿深山丙辰秋景禮病死賊知婦賢而豔強委禽焉姑大驚婦泣告曰姑無患拒必速賊禍罔測第允之果來迫卽死不辱家門也旣而

大兵卒至賊棄城遁山中丁巳夏光忻從南昌得妹書急走視之妹泣告近狀且曰賊來迫時時以死自誓深井高礮足了一生事耳光忻欲攜妹避金陵婦曰江南去家二千餘里姑老無子心不忍遠違願暫還南昌歸寧老母越數日辭姑行姑命一婢從亂離

中肩輿不可多得光忻輒徒步二百里乃得舟順流張帆又促鼓
棹兼程以進賊聞婦走命邀截舟至市汊去家近矣以爲無患也
乃泊夜半賊追及執光忻大呼康氏婦何在婦卽趨出語賊曰毋
害吾兄我康氏婦也遽躍入江中死
外史氏曰三逆作亂江以南盡賊士大夫多瀾倒其閒寧無爲賊
畫策攻我者乎康烈婦以孱弱女子矢從一之志深井高礮足了
一生之語可畏哉彼爲賊畫策攻我之士大夫能無愧此孱弱女
子哉

雷溪外傳卷十三

